

第十卷第十一期要目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郵費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贈』。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四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和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鹽業銀行

資本一千萬圓實收七百五十萬圓公積金及盈餘滾存五百零八萬圓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總分行 天津 北平 上海 漢口 香港 杭州 廣州 大連及各省會商埠均有通匯機關

天津行址 法租界八號路

金城銀行

資本金一千萬圓收足七百萬圓公積金二百六十萬圓

總分行 南京 天津 北平 上海 鄭州 漢口 青島 哈爾濱 蘇州 大連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中南銀行

資本總額二千萬圓實收資本七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十六萬餘圓

總行上海漢口路四號 分行天津英租界中街 漢口歆生路 廈門港子口 北平 南京 鼓浪嶼辦事處中外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機關 蒙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在案

大陸銀行

股本金五百萬圓公積金二百萬圓營業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 貨棧保管庫信託等附業

總行天津 分行北平 天津 上海 漢口 南京 無錫 青島 杭州 哈爾濱等處其他國內外各埠均有代理店及特約機關

天津總行法租界六號路 支行日租界旭街大胡同南口

四行聯合營業

儲蓄會 準備庫

經政府批准 以四行四千五百萬圓以上之資本 保本保息期短利厚 又分紅利 營業獨立 會計公開 會員儲金種類如下

定期儲金 二十五圓起碼 二年滿期 年息七厘 兩年內營業紅利照分

分期儲金 每月一圓起碼 二十五個月期滿 年息七厘 二十五個月內營業紅利照分

長期儲金 二十五圓起碼 十年五年兩種 年息七厘 紅利照分 十年者每半年復利一次 五年者每一年一次

活期儲金 甲種週息四厘乙種三厘 可分紅利 甲種以五百圓爲限 乙種以五千圓爲限

代理所

天津及各地鹽業銀行 金城銀行 中南銀行 大陸銀行（專代收定期長期分期三種儲蓄金） 天津儲蓄會英界中街六十七號 電話經理室南局二七五三號 辦事室南局四十五號 宮北分會宮北大街 北平分會東交民巷滙昌大樓 上海四川路六十八號 虹口分會北四川路四十號 漢口四民街四十五號 本會章程儲蓄須知函索即寄

中南銀行鈔票 由四銀行在津滬漢合設專庫發行 十足準備 公開辦理 流通及準備數目每星期公告一次 並請會計師查帳查庫以昭信實

本庫在天津英租界中街六十七號 分庫宮北大街 北平分庫 東交民巷匯昌大樓 隨時兌現

電話 本庫庫長室南局二七五三 本庫辦事室南局一八六五 宮北分庫二局二一四二 宮北分會二局一〇〇九 北平分庫東局二八〇七 北平分會東局四〇七五

請說明由國聞週報介紹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二十日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 站別（開到時刻）	北平前門開	豐台開	郎坊開	天津總站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塘沽開	蘆台開	唐山開	古冶開	灤縣開	昌黎開	北戴河開	秦皇島開	山海關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膳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四	七・四四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二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七點加車 三等									七・〇〇	七・三六	八・一九	九・一九	九・五六	一〇・一八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二〇一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七・一五	一七・四四	—	二〇・一二	二〇・二〇	二一・三〇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二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三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第一五一次 混合三等	二〇・四五	二三・一八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四・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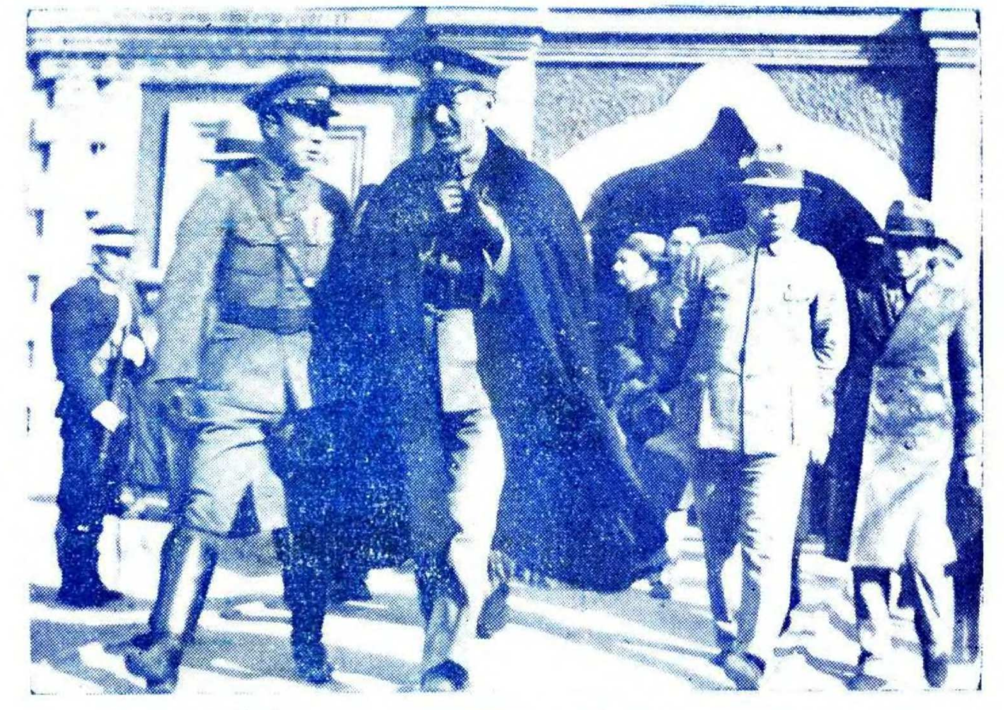
上行車

列車次數 \ 站別（開到時刻）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秦皇島開	北戴河開	昌黎開	灤縣開	古冶開	唐山到	唐山開	蘆台開	塘沽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天津總站開	郎坊開	豐台開	北平前門到
十二點加車 三等				一二・三〇	一三・〇〇	一三・五七	一五・一二	一五・五八	一六・三三	停								
第一六一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二三	二〇・二五	二三・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七・一〇	八・一七
第八次 慢車各等				六・二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三	一四・一二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二〇二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自	浦	口	開			來	七・三〇	八・〇〇	八・二二	—	一〇・四三	一一・〇九
第四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	一八・四八	一九・一五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二五	二二・四八	二三・二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二・三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三・二〇	四・三二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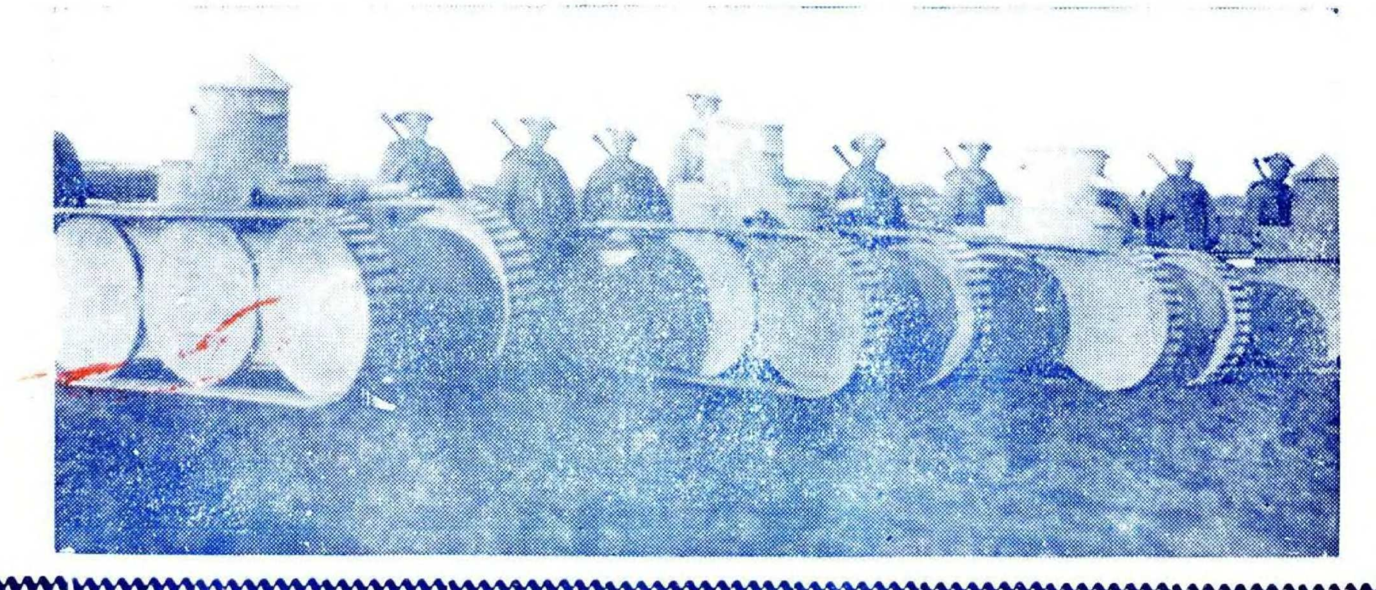
蔣氏指揮抗日軍事



赴石莊謁蔣商抗日軍事之閻錫山氏（中行者）



坐鎮華北之蔣委員長攝于保定。



（下）喜峰口激戰宋哲元軍擄獲敵軍輕坦克車（古樵攝）



德國法西斯黨領袖希忒拉之內閣全體總理希氏左爲高林右爲副總理巴本。

英前首相路易喬治七十歲誕辰紀念及其家屬

時人彙誌



林疊

林疊，別號景斐，原籍廣東中山縣人，生於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二三年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碩士，一九二六年紐約大學博士，一九二九年任檀香山中文公報經理，兼國民黨支部常委，一九三一年任國民會議檀香山華僑代表，及四中全會代表。現任國民政府僑務委員及杭州之江大學政治學教授。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向取公開態度。投寄之稿。或創作。或譯述。凡關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問題有關。或介紹學說。以及有價值之紀載。均所歡迎。體裁白話文言不拘。

二，稿件篇幅以自四千字至一萬字左右為限。投寄之稿。皆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四，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復。原稿如欲檢退者。請投稿時聲明。並需附足寄還郵費。如能附繕成詳明地址封皮尤佳。

五，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六，稿件本社有酌量增刪權。如不願增刪者。請先附帶聲明。

七，登載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八，稿費於每月底核算。登載稿件。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三十元。

乙，酌酬本報或天津大公報。

丙，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九，本報徵特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真。並徵求時人照片。（需附有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酬金每件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值之本報。

十，投稿請寄天津法租界三十號鐵一六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是幸。

本報編輯部啓

大公報出版書籍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蘇俄視察記

本書為大公報記者曹谷冰先生於二十年三月奉社命赴俄考察歷時五月所撰，對於蘇俄五年計劃過程中之工業生產國防軍備，以觀察之所得，忠實紀述，全書共二百六十餘頁，約十餘萬言，關於蘇俄一般設施，紀述亦詳，讀之如身歷其境，無異躬遊蘇俄也，

售價大洋一元 郵費一角一分

日美太平洋大戰

英國海軍專家白華德著

楊歷樵・馬全鰲・趙恩源・合譯

本書著者根據日美的國際關係，推測日美太平洋大戰的可能，用合理的判斷，揭佈兩國作戰計畫的優劣，並本其海事知識描寫海空軍戰略變化，內容有日軍偷炸巴拿馬，菲列濱海戰，日軍戰佔全菲，遠東風雲的瀰漫，日軍窺瞰美岸，美遠征艦隊敗退……以美軍誘敵計成功日軍慘敗為結局，附有日美太平洋形勢圖及兩軍戰爭插圖十二幅，駭目驚心，有聲有色，

精裝一厚冊 價洋一元郵費一角三分

大街

獲得一九三〇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之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劉易士傑作『大街』一書，由白華君譯出，曾在八卷國聞周報陸續刊載，現已發行單本，全書都五十萬言，共佔八百餘頁，共裝兩厚冊，詢文壇巨著也，此書在美國刊印數十版，已譯成全歐各國文字，研究近代文學者，速購讀之 每部八角 郵費一角五分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王芸生著

已出至第四卷

每卷價洋一元

郵費一角三分

本書取材於外交檔案及秘本筆記，集為六十年來中日外交史料之大成，經著者勾玄索隱，附以論斷，組織縝密，條理明晰，提綱挈領，一目瞭然，既便於誦讀，又便於考證，實為有系統之著作，至插圖之名貴，尤為世所僅見，關心中日外交者應人手一編也

日美危機！

日本軍人眼中之—

本社前譯印英海軍專家白華德著日美太平洋大戰，以小說體裁，描寫意想中之日美海戰，已暢銷國內，風行一時，本書則詳列日美兵力，根據海軍正確知識，用公式比較日美海軍戰鬥力，可與前書作表裏觀也，全書四百六十餘頁，插圖十餘頁，定價一元，郵費一角三分。

蘇俄外交秘幕

本書為楊歷樵先生譯述，出版後不脛而走，初版早經售罄，由本社趕印再版，嗣因各處購取踴躍，又添印三版，頃已出書。際此中俄國交初復，欲知蘇俄外交真相者，請快購閱！全書十萬言，插圖卅餘幅，裝印精美，興味濃郁，每冊大洋四角，外埠郵費一角，

艾秀峯譯

日本的農業恐慌

農業恐慌為日本目前內政上最大問題，而以日本現在之方法則必不能救，讀此可以判斷日閥之侵略中國絕與日本無補，蓋著者為日本左傾派，對日本內政影響農業的策略，無所諱言，此書可為研究日本的標準實錄，國人其勿忽視，

定價六角郵費一角

日本改造法案

此書為日本法西斯首領北一輝所著，操縱政權的少壯軍人誠奉之如聖經寶典，「九一八」事件的爆發，這本書便是一顆炸彈的頂門火，欲明瞭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者，不可不讀此書。

定價大洋四角郵費一角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十一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世界戰爭爆發性

大炎譯

作者小島精一氏應日本「經濟往來」雜誌三月份的請求，撰成此篇。以滿洲問題爲中心，歷述近二三年間世界膨脹政策的趨勢與各國法西斯化的演進；並舉各國大政治家的言論，預測戰債問題的前途；證明經濟恐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勢難拯救，國際間的敵對關係，不免再度大戰。根據事實的眞相，在動的觀察中導出正確的結論。最後有警戒日本當局的口脗。足徵日本人不盡是荒木輩。

譯者

「經濟往來」的編輯人，給我的題目，是以聯盟問題爲中心，預測各國對日經濟封鎖的可能性，與萬一實現，日本的態度如何？關於這個問題我曾議論過幾次，所以答案早有成竹了，但在寫出來的時候，我的興味不知不覺的出了編輯先生給我範圍。結果竟離開了聯盟中心，轉移到以滿洲問題爲中心，檢討世界經濟恐慌的前途，與國際政局危機的成熟等更廣汎的問題上了。主要原因是世界經濟恐慌到現在還是沒有好轉的曙光，反有愈趨深刻的趨勢，世界澎脹時代的展開，以致國際分裂與敵對關係的尖銳化，以致從前祗在觀念上的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可能性，現在竟成了現實的目前的迫切問題了。

一、國際聯盟的歸趨

我以爲國際聯盟的前途，仍不出乎妥協，所以目前或沒有戰爭的危機，因爲無論小國方面怎樣慫恿排日，然國聯主腦的英·法·義等大國，依然保持對日好意的默認態度。因爲日本佔領滿洲，並沒有使她們起來反抗的利害條件，反之對日本表示好感，却有充分的理由：第一是對美，第二是對俄。

日本佔領滿洲最感不安的大國不消說，是美俄兩國，尤其美國的對華政策，向來擁護抗日策略，這是歷史的事實。俄國對華的策略，亦有助長排日運動的傾向。但目前這兩國，都沒有單獨對日作戰的意向。就美國說：她的當前問題是

恢復經濟恐慌，與海軍技術上，軍事上的充實。俄國正期待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避免任何武力衝突。

美國曾以談判戰債為香餌要求英法參加抗日戰線，但英法對此要求，斷然拒絕了，致美國的抗日策動，遭遇挫折。英法兩國的斷然拒絕，固因避免國際糾紛，企圖恢復繁榮，但最大因素，是對美的敵對關係。此外為牽制蘇俄起見，日本在滿洲建立堅實的根據地，正是英法贊助的一件。同時英法間的對日政策，因為她們互相間的敵對關係，也有互相牽制作用。總之目前世界列強因為滿洲問題，構成對日聯合戰線的局面，尚難實現，然而如果日本長驅直入，侵害英法在華境內的利害時，當然她們好意態度，也能轉成惡感。事件祇限於滿洲的話，這個結論就不會倒的，即使日本退出國聯經濟封鎖的制裁，也很少實現的可能。但這種情勢僅是目前的暫時的，並非對立作用永久平衡，世界戰爭決不爆發的意義，不過在目前，緩和危機的力量，仍然強烈地作用着。

滿洲問題目前雖不致使戰爭爆發，然而這種危機自身，的確刻刻進展，緩和力量，漸漸衰微，爆發期，逐漸迫近。所以目前日本不容不充分認清這種爆發的成熟性，積極準備應付方策了。

促進爆發的是什麼？根本，就是現下世界經濟恐慌不知底止的惡化。滿洲問題的爆發，就是世界經濟恐慌狂潮中的一個波浪，同時因為一般恐慌的進展，更左右和深刻了關聯這個問題的國際糾紛。但滿洲問題的發現，並非目前恐慌的唯一矛盾的爆發，此外還有更重大的迫切的問題，所以檢討世界戰爭能否爆發的問題時，將滿洲問題與其他各因素分開，單獨評論時，這是絕大的錯誤，並且對於滿洲問題，本身的認識，也決不能得着滿足的解釋。

譬如：以滿洲問題為對象的英，法，美三大勢力間的對立，如何尖銳？美國引誘英國抗日的運動，何以失敗？若不從世界經濟裏分析歐美的，尤其是英美兩國的歷史的敵對關係，絕對不能解答。

因此我的視線，不由得要擴大，首先說明世界經濟恐慌的前途，再由窮盡的結論，進到世界戰爭爆發的可能性。這個檢討，還不算滿足，對於抑止戰爭爆發的各種條件的變化，也有考慮的必要。

二、世界經濟恐慌的前途

上邊說過：使世界戰爭益趨露骨的因素，是世界經濟恐慌不知底止的惡化。然則恐慌狀態是怎樣表現呢？以下就這一點敘述：世界經濟恐慌，從一九二九年開始後，到現在整三年，在這期間世界的生產量據專家統計減少一半，並且過

剩貨物截然無法清理。這種現象不消說是獨占組織的迅速發展，和海外市場萬難開關的結果，追本求源，還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罪惡。所以在資本主義時代，這種難局極難打開。

目前世界各國拚命採用的所謂恐慌對策，就是不能打開難局的唯一事實。要想打開難局，最要緊的是執行世界協調政策。但現下各國採取的政策，完全向着極度國家主義與分裂國際的方向邁進，結果不但不能救濟恐慌，反愈趨尖銳，因恐慌的尖銳化，國家政策愈趨極端，如此恐慌程度，唯有日深一日。

國際間一方面拚命爭奪他國市場，他方面盡力防衛自己領域，結果就世界經濟全體看，國際市場異常狹小，且受強者把持，這種不平衡不調節的情勢，是國際糾紛的出發點。最近所謂統制經濟運動，決不能合理的解決國家的對立，無寧是使敵對關係深刻，各國家間準備武裝鬥爭的一個過程。

最有意義的現象：據最近世界統計，重工業生產代表之鋼鐵生產，較一九二九年繁榮時期低落三分之一，但消費代表之紡織生產却追上了平均年的水平。這種現象，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統計生產指數的上昇，僅是消費好轉的結果，但重工業的生產，絲毫沒有好轉的徵兆，所以指數雖然上昇，實質的繁榮並未開始。第一：如果繁榮開始，新興事業必然增多，重工業的生產，也要隨之發達。第二：消費的活躍，是因爲金融小康之表面需要的增加，對民衆的購買力的增進毫無關係。所以這種不能永久維持的暫時抬頭，終不是真正繁榮的趨勢。同這個事實有密切關聯的現象，是在這金融流通異常遲緩的現狀下，長期資本反非常寥寂。這是說明重工業的不振，與新興工業的委靡，致長期資本的需要，完全杜絕。這種資本需要的杜絕，就是不能恢復真實繁榮的鐵証。

三、世界膨脹政策時代

目前日本財閥以人爲膨脹政策替代停止金本位的要求，逐漸實現。英國大銀行團指導者瑪堪納高唱施行膨脹政策爲當前急務，維持金本位的國家裏，更覺着萬分迫急。德國自從以重工業團爲背影的巴本的內閣以來，已走進膨脹政策的途徑。美國紐約大銀行的指導者們也公然承認積極的，直接的產業膨脹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法國議會的多數黨，也在渴望着產業膨脹政策。

這種世界的膨脹政策，果然能救濟目前的恐慌嗎？敢信不能！牠的前途必然使國際金本位制度崩潰，促進國際關係的分裂與敵對，在空前的大混亂裏，增加世界恐慌的深度。

膨脹政策第一：即使一時引起國內的人爲事業的活動，也決不能持久，並且因爲物價昂騰，使大衆購買力薄弱，招致社會的不安。第二：膨脹政策如果普及全世界，對外貿易將陷於不可能，因之振興工業的作用，勢必顯著減退。第三：支持這個政策的重工業財閥們勢必同時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統制政策，將不顧一切人爲的，與强暴的手段，企圖維繫膨脹政策的効果。換言之隨着膨脹政策時代的出現，各國內或國際間的法西斯暴力一定要有强烈的進展，國際政局的情勢要更進一步的緊張。各國當局在主觀上或許不願意這樣嚴重事變發生，然而客觀事實的趨勢，不論主觀願意與否，有實現的必然性。

四、政治危機的成熟

最近我讀了篇極有興味的文章，是勞働月刊雜誌的主筆達特寫的「戰爭危機的迫切」。他說：

「一九三二年給我們什麼啦？一九三三年又有什麼希望呢？今年是世界經濟恐慌的第四年，祗見各方面情勢的惡化。不僅經濟標準降低，失業增多，生產與貿易銳減，民衆生活的不斷低落，並且政治上的危機也在迅速進展。一九三一年秋以來（英國停止金本位的時期）政治的動搖，已顯然表面化。這種政治變局的急激，社會不安的惡化，以至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國際戰爭的暗雲，居然成了這一年的特徵。一九三二年因先進國的恐慌對策的結果，激動國際衝突，致使武力鬬爭表面化，這是該年度的特徵。年初（指去年），上海事件勃發，其次以賠償戰債爲中心，充分暴露了國際間敵對關係的緊張。去年度的各種事件——遠東糾紛，軍縮會議，關稅鬬爭，戰債交涉，金的爭奪，德國的危機，中歐國家的混亂，殖民地的不安，和反蘇俄戰線等——入春以來越發擴大與深刻。這種危機在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家的無考慮的指導下將如何進展？將導出如何的暴動與破裂？值得我們萬分注目。」誠然，我們如果一件件的檢討達特氏所說的去年一切國際事件，使我們確信世界戰爭有日緊一日的情勢。這些事件，決不是每件有牠的偶然的，獨立的原因，的確存在着貫穿所有事件的基本原因之國際敵對關係。這種國際敵對關係的尖銳化，不消說在現代獨佔資本主義的本質中，存在着牢不可破的因子。試看：日本與英國一年半以前已經停止金本位，現在美，德，法等大產業國亦將相率走入沒落的墳墓，這樣重大的世界危機，是資本主義有史以來未曾有的。

達特氏又說：「各國重要大政治家最近關於今日國際情勢的言論，公然說出兩個絕大的隱憂，第一：他們已經確實認識資本主義制度全體的存在，感受威脅；第二：他們承認世

界戰爭危機的迫切，催促本國須作積極準備的工作。如保英守黨首領鮑德溫在十一月議會上呼籲：「萬不可認爲世界戰爭已經過去！」十月路易喬治說：「在我一生中從前沒有經過像目前世界各方面充滿着引起戰爭危險的時期。」倫敦泰晤士報前主筆史蒂德氏比較上次歐戰的情勢與目前情勢時他說：「目前的情勢，很像二十三年前歐戰前的時期，預想戰爭必然爆發。這種危機表現着武裝緩和完全無效。」意大利首相墨索利尼也曾向國民宣言：「目前已到了萬難避免二次大戰的情勢。」去年德國總理巴本力說：「今後一年間是德國資本主義制度能否維持的最後關頭。如果政府的復興計劃失敗，資本主義勢必崩潰。」

在這些指導的大政治家的言詞中，足證目前情勢的日趨緊張，二次大戰的不可避免。

五、德國的沒落過程

在一九三三年中，將佔重要一頁的，當推德國經濟政治的危機，戰債問題的纏綿，與美國金本位的停止。

德國的經濟沒落，顯然已到不可救藥的最後地步。但我們的問題，是這種深刻化的經濟恐慌，在最近的將來，政治上，社會上將發生怎樣變動？並且因爲這種不安，歐美先進諸國間的緊張，將到達如何程度？

德國政局一年來由巴本而希萊赫爾而現在的希特拉，展開了急激的政治局面。這就是以資本家與大地主爲背影的右翼團體，向着赤裸的獨裁政治演進的過程。他方面左翼共產黨在極度經濟恐慌的壓迫下，準備表演社會不安最後的戲目。試看希氏執政以來對共產黨的大彈壓，及共產黨企圖總罷工的醞釀，在在表現暴風雨之將臨！

六、戰債與敵對關係

戰債問題的交涉，在某種意義下，頗具戲劇意味。羅斯羅就任後，有首先與英國單獨談判的意向，而結果陷於混沌，蓋以美．英兩國的敵對關係，因滿洲問題的爆發，以至洛桑會議，沃大瓦協定等，益形露骨與尖銳的原故。

遠東事件，英法兩國顯然對日表示默認，美國企圖以戰債談判爲條件，引誘英國參加抗日戰線，而英國竟斷然拒絕。對遠東的利害，固然是她這種態度的原因，但對美敵對的意識，也是個有力因素。洛桑會議後英法的聯合戰線，更是這個强硬態度的支柱。洛桑會議在國際政局內的作用，就是使英法兩國傳統的敵對關係，暫且緩和，形成對美的聯合戰線。英法兩國一致聲言：「即使犧牲德國賠欵的大部，亦須使美國承認賠欵問題與戰債問題有密切關係，企圖這兩問題同時解決。這種辦法，對英法有一致的利益。在這利害相同的基礎上，成立所謂紳士協定。」換言之就是對美的共同戰線。最有趣味的，當洛桑會議決議以前，美國提出軍縮案，要求歐洲國家軍縮上的讓步，做爲解決戰債的交換條件。英法斷然否認，因此英法聯合和美國孤立的局面，逐漸明顯。近來美國的有眼光的人，多唱擴張軍備論，決非無因。

英國方面因爲沃大瓦會議的成功，越發加强了對美的敵

對關係。達特氏說：「在一九三二年度英美間的敵對關係史中，遠東事件是席幕；洛桑會議是第二場：沃大瓦會議是第三場。固然沃大瓦會議的決議並非單獨對付美國，然而最受打擊的，是美國的輸出品。經濟恐慌前美國向英國的輸出額佔全輸出額百分之四十四，比英國自己向各植民地輸出量還多，此次會議決議對輸入品徵收高率關稅，美國自然受最大的損失。所以美國輿論憤慨，仇恨加深，寧是當然反映。美國在强烈拒絕戰債交涉中，同時進行個別談判的手段。

然則戰債前途將如何呢？羅福福想要求英法以歐洲方面的軍縮，降低關稅，恢復金本位等爲解決戰債的交換條件，英國則企圖無條件的削減，保持與法國的共同戰線，在這雙方固執的情形，恐難獲得有効的具體妥協。然而英美兩國在下述的一點上，也有共同利害，即兩國同是大金融資本國家，每國都有幾百萬萬金元的海外投資，爲使其活躍起見，減輕戰債，實是急務，因此他們或許找出妥協的路徑。如果減輕戰債成功，英美兩國所負的損失，顯然美大於英，尤其美國農民及小市民必有極端的反抗，結果超過限度的妥協，仍屬困難。如果戰債問題糾紛不絕，世界恐慌益形惡化，國際危機，愈趨成熟。

七、緩和戰爭的要素之轉變

依前述種種情形，足証世界經濟恐慌，沒有好轉徵兆，復因國際間經濟的混雜與分裂，越發加强國際的敵對關係。各國政治家雖有善導，調節的誠意，無奈事實不許，終將因武力强制的心情，斷行獨裁手段。世界戰爭的必然性，即基於這種過程。幾年來認爲阻止戰爭爆發的各種因素，將有變成積極促進戰爭爆發的可能。

第一：蘇俄五年計劃的發展，減少了從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購入量，同時有對外傾銷的可能，這種現象，最能刺激各資本主義國家對俄積極進攻的野心。加之世界經濟恐慌永無恢復的希望，更易見諸實行。

第二：重要各國的軍縮關係，幾年內亦將有重大轉變。尤其是美國將以一九三六年爲界，在對日政策下，勢必充實海軍。同時蘇俄也在擴充陸軍與空軍，準備積極行動。多數論者認爲美國因海力的不足，對遠東問題採取不干涉政策，這個原因幾年後將要消失，同樣蘇俄亦將改變現行的政策。挾在兩國間的日本，目下亦有決死的覺悟，從事軍備的充實。可知在最近幾年間全世界戰鬥力的增大 ，恐爲必至的結果。

最後還有一件，認爲近年來越發發展的各國革命運動，足能防止或延緩世界戰爭的爆發。 然若仔細考慮一下，這種力量，能否有效，却是疑問。在經濟組織益趨崩潰的現狀下，即使沒有戰爭，革命運動依然擴張無阻，各國當局與其袖手旁觀，直不如進攻海外，以緩和其氣焰，較爲高明。所以革命運動達到某種限度時 ，反有轉成促進世界戰局的可能。

綜合上面所述，可見二三年間已具備了資本主義歷史上二次戰爭勢將爆發的一切條件。當此萬分迫切的情勢，日本應當本着什麼原理與計劃，來應付這非常局面呢？請聰明的讀者，自己想像吧！

（完）

今後中國政治制度商榷

楊玉清

談到今後中國政治制度的問題，無疑的，中國要的是：單一制度，共和制度，立憲制度，做一句話說，就是民主制度。提到這個名詞，也許會令不少的人頭痛，他們的理由是說：中國人不够民主政治的程度，中國社會還沒有實行民主制度的條件。然而事到現在，這是沒有辦法的，那怕民主制度是一副毒藥，我們也須得忍耐的吞下去。我過去也曾有過這樣的見解，我說：人民是氣候，政府是寒暑表，氣候熱，則寒暑表上昇；氣候冷，則寒暑表下降。中國的老百姓，是這麼樣的一盤散沙，那裏會產生一個好政府？自然，這種見解，不能說是完全錯誤，自有牠的眞理。不過依目前的中國說，也可以說是政府是氣候，人民是寒暑表。我們是要以政府的力量，去推動社會，去喚起人民。如果一依老百姓的態度，那麼，他們夢想的是眞命天子，我們就給他們樹立一個眞命天子起來麼？而且我認爲民主制度，恰是診中國的病的一劑良藥。雖然短期間使我們不能不受點苦，但到了相當的時期，自然會百病消除，恢復已有的康壯。我的理由，還有下列最大的四點：

第一，政治公開。我認爲中國的政治；從夏禹傳子以來，就是和民衆不相干的東西。而且老百姓就只有任人宰制，自己對政治沒有絲毫的力量。我們看夏禹以前，衆人的力量，是如何的可以左右政治。堯死了，舜本不想來繼堯作領袖，但是當時的人們，『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事實逼得舜不得不担負起大的責任來。到舜死了，禹對舜的態度，和舜對堯的態度也是一樣。結果下來，仍逼得禹不得不勉爲其難。我所說的政治公開主義，也可以說是學西洋，更可以說是復興我們祖先固有的精神。偌大的中國，國家大事，是關係衆人的生死存亡的，絕不是一個人的事，絕不是一家人的事，絕不是一部份特權階級的事。中國的政治，必須公開，纔有辦法。幾千年來都是被强梁獨占，把國家大事，當作私人財產。我們要打破這種局面，非推行民主制度不可。這是我要主張民主制度的第一點。

第二，責任主義。中國的老百姓，幾千年來，也太放任了，『天高皇帝遠』，他們的生活，都是在苟且偷安之下過着。他們對政治不負絲毫的責任。那怕天下亂到如何田地，諸葛亮仍然在他的鄉間，讀他的書，種他的田。如果沒有劉備的三顧，他仍是不會改掉他的風平浪靜的生活的。但諸葛亮的出山，絕不是為了自己的責任，他所為的，是個人的道義。他覺得再不出來，未免是太對不起劉備。劉備的苦苦耐耐，百折不回，他纔真正是感覺自己有責任。他認為天下是劉家所有的，復興漢室，只是我姓劉的責任。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看！我們的招牌，是：中華民國。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我時常這樣說：要中國有辦法，除非我們每個人以劉備復興漢室的精神，來復興中華民國。現在做諸葛亮的人，絕不能坐在家內，候劉備來請，應該挺身出來，與邦人兄弟共甘苦。過去的國難會議，大家以政府沒有誠意，就拒絕出席，我認為這是不對的。我們在這個非常的時期，我們不能責難，我們不能逃避現實，我們不能得過且過，我們應該各盡其心力，澈底的奮鬥，縱然失敗，也落得一個理得心安。我們要使得大家都有負責任的機會，所以非推行民主制度不可，這是我要主張民主制度的第二點。

第三，自治主義。自治的反面，就是官治。中國人的頭腦，只知道老百姓是服官管的，絕想不到政治就是自己的事。所以只知道官治，而沒有自治。過去關起門來，自己一家人，也未始不可。現在情形就不同了，列强環伺，而且他們的勢力，深入了我們的腹地，我們要救中國，絕不是靠政府，靠官就可以了事的，我們要充實民力，充實國力，然後合全國人的力量，纔可以打倒外來的侵略，期待國內的繁榮。過去還有一件最奇怪的事，就是做官避籍，以為地方人不能做地方的官。無形中就養成一種地方人不過問地方事的意識。還有人批評中國人的國民性，有一點最令人莫名其妙的，就是這個人，假定在異鄉做了壞事，回到故鄉來，一樣是受人恭維的。這也是人情之常：地方人做地方事，多少有點責任心，有點顧忌，覺得是父母之邦，做了壞事，自己無法跑開的。在旁的地方，反正一切都不在乎。我們極力要糾正這些不合理的辦法，我們要老百姓都能自治，地方人建設地方的事，各地有辦法了，中央的政治纔有基礎。我們要大家自治，又非推行民主制度不可，這是我要主張民主制度的第三點。

第四，凡庸主義。民主政治，也可以說是凡庸政治。在民主制度之下，不會產生怎樣特殊的人。縱是有特殊的人，也不會容許你存在。中國的歷史，是一部英雄主義的歷史，所以充滿了戰爭，充滿了血腥，充滿了强梁。中國的現在，

不患沒有特殊的人，只患沒有平凡的人；不患沒有天才，只患沒有中人之資。有人說：一個中國人，可以敵十個西洋人；但是十個中國人，却又敵不過一個西洋人。這就是說，中國人，以個人說，不會沒有能力；但是到團體當中，就會變成一個沒有作用的人。中國人數量多，質壞。我們要增高中國人的質，與其培植幾個天才，不如多培植一些平均人，常識人。尤其是天才，個性太强，他要拉衆人爲他犧牲，他不會爲了衆人，犧牲他自己。要使得四萬萬人，唯一心，成一個團體，必須每個人能有常識以上的認識，能抑制自己的個性，能在羣衆生活之下生活。要達到這個目的，又非推行民主制度不可，這又是我主張要民主制度的第四點。

自然，分析起來很多，這不過是我見到的最重要的幾點。英國蒲萊士的名著近代民主政治論(Viscount James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也曾提到過中國政治制度的問題。他首先把中國和俄國的情形籠統的論了一下，他說：中國和俄國的情形，民衆所要求的，是善政，不是自治。如果要他們實行民主政治，好比是叫小孩子駕汽車。但是在結論上，又說到中國，他說：中國要行民主政治，並不是沒有希望。他說：中國人具備勤勉，獨立心，對既存秩序的尊敬心，對道德的義務的理解，對卓越的能力的尊重，這五種優秀的資格。他們有協同的能力，他們能抑制感情的衝動，他們有高度的理智，他們對理性，都很柔順。他們在國際間雖然沒有多大的力量，但是還有多量的國民的自信；他們在軍事方面雖然沒有很大的把握，但是大家的愛國心很旺盛。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的素材，並不缺乏。

中山先生是高唱民權主義的人，他民二在北平與袁世凱會見的時候，他即以三事相商。當一是實行土地單稅制；第二是遷都南京，第三是民選縣長。先生的理由，自然很充分，現在不能細說。但袁世凱以後語人，說：孫文不做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是中華民國的大幸。自然，以袁世凱這樣的腐敗官僚，當然會把孫先生的這番建議，當成不值一顧，更把孫先生看成一個不懂世故的浮薄少年，其實孫先生的話，實含有至理。尤其是民選縣長，更是民主制度之根本的根本。

梁任公先生在清末是主張維持君主制度的人。他老是說：我們要改革的，不是國體，而是政體。說起來也很長，我在現在看來，梁先生的見解，的確是勝人一籌。到袁世凱稱帝的時候，首先發難的，又是梁先生與蔡松坡，照平常人的意氣說，過去是主張君主，現在袁世凱做皇帝，恰是可以了其夙願。但梁先生是以中國爲主，不是以自己的好惡爲主。過去的主張君主，在後的反袁稱帝，其精神是一致的。他覺

得中華民國的一塊招牌，不知是犧牲了多少人的血淚換來的。如果讓袁稱帝，不但是抹煞了過去大家的努力，而且又開一個政治上的大的亂源。所以梁先生到民國來，維持民主制度，他是一個最有功的人。

我所以不憚反復徵引的，就是要確定國人對民主制度的信仰。我們有了信仰，一切的障碍，是不足平的。而且就國內的經濟情況證明，不但可能，尤爲必要。茲以篇幅關係，對於此層，暫不具論。

＊　＊　＊　＊

現在國內大家都很注意憲政的問題，尤其是具體的論到憲法問題。我這篇文章，既是着重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對於憲法問題，自然不能不有所論列。我草這篇文章的任務，本來只想供給大家關於研究這個問題的一點材料，並沒有打算說出我自己的意見。因爲我們如果要提出一個主張，是須得慎重其事的，不然的話，就會害了大衆，尤其是沒有閒暇工夫作深一層研究的兄弟們。但是現在既是有了這重大的問題當前，我絕不好逃避我的責任，那怕是錯誤的，我也得講一講，希望大家能給我一個糾正的機會——自然，截至現在止，我承認我的主張是極正確的。前面說過：談這些問題，不能有自己的個性。我所提出來的主張，當然是以中國爲本位，不是以我個人爲本位，以適合中國與否爲標準，不以自己的好惡爲標準。那怕是我自己不喜歡的東西，然而就中國的情形，恰是適合，那末，我也就非極力主張不可。我現在簡單的提出幾點如下，如果能引得大家的一點注意，更進而精密商量，那也就是我這篇文章最大的收穫了。

第一，是統治機關的重心問題。以現代政治學的眼光說，即所謂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問題。以目前中國的現實看，即所謂元首兼任行政院長與否，實際掌握施政職責與否的問題。我是主張前者，而不主張後者。這以學理的說明也很多，從略。我只就中國的現狀說，非實行總統制不可。何以呢？

我以爲談中國的政治，至少在目前這個情況之下，我們必須注重兩個條件：一個是安定，一個是效率。安定是一切萬物生長向上之母。一顆樹子，植之甲地，而又移之乙地，移得幾回，必然會枯槁。一個小孩子，在甲學校讀幾天書，又換到了乙學校，換得幾回，必會學而無成。一個制度的建設，社會的繁榮，是需要很多人持久的努力，如果今天行甲制度，明天又行乙制度，今天甲上台，明天乙上台，政局似走馬燈式的，社會秩序也必發生動搖。二十多年的中國，大家的努力，的確也算不壞，然而成績毫無，所犯的毛病，正是不安於退屈，正是天天在那兒追求新的刺激的結果。西

洋主戰論的學者，老是說正義的戰爭，比不正義的和平要好。但是我覺得中國，不正義的安定，比正義的動亂還要好。內閣制只便利於一般說客，一般變相的官僚，中國用不着這樣的浪費。而且內閣制只適宜於小國，尤其是適宜於兩大政黨之下的國家，土地大，人口多的國家，多採總統制，美國，德國即是。我為了要中國的政局安定起見，所以我非主張總統制不可。

其次，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老是沒有內容的。只要做官的人，不害老百姓，就算最賢明的『父台』。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改革以後的政治，是立脚於民治的基礎上，不是官治。在政府的人們，不僅僅消極的不作惡，就算了事，還要進一步積極的作許多建設事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種官僚的哲學，在現在的中國，已經不適用了，我們還要更進一步問問政治的效率。其實中國過去也很尊重政治的效率，所以曾說過：『廉吏不如貪吏』的話。這就是說，你雖然不要錢，但你却不能做事，要錢能做事的人，比你還要較勝一籌呀！現在各國都有一種反對議會政治的傾向的，就是為的效率太有限。尤其是在緊急國難的場合，內閣制不能應付裕如。我為了要增加中政治的效率，所以非主張總統制不可。

還有一點，也是很重要的，一國的元首，可以集中全國民的信仰。我們的問題，在元首要得人，所以西洋某學者曾講過：天才與美德集中的時候，權力是神聖。

說到這兒，不能不有一個問題，實行總統制，是否可以不趨向獨裁？自然，獨裁制度，我是反對的，尤其是獨裁以後，最難得繼起的人。克林威爾以後，不能有第二個克林威爾，拿破崙以後，不能有第二個拿破崙；俾斯馬克以後，不能有第二個俾斯馬克。列寧之後有一個斯達林，這是一個例外。所以中山先生要把黨的責任，加諸全體黨員，使得他死了，黨不會隨着他而消滅。但是所謂民主也者，並不是不做事的意思。負責任作事，我們不可以與獨裁相提並論。諸葛武侯治蜀主嚴，罰三十以上的板子的人，他必定要親自審理，所以他弄得是『食少事繁』。諸葛武侯這樣幹，是謹慎，不是獨裁，如果一定要指他這為獨裁，那末，我也很贊成這樣的獨裁。

還有一點，也是值得在這兒說明的，政治這個東西，本來就具備有兩重性質，一是政治之依存性，二是政治之主權性。論起依存性來，就是民主；論起主權性來，就是獨裁。依存性，就非有衆人不可；主權性，就非能推動政治不可。執政的人們，不是木偶，而是有意思的個人。我們要他事事聽從衆人的意思，事事如衆人的意，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

請醫生治病，當然要給醫生以相當的信任，相當的自由；我們請裁縫做衣服，也得要依他的說明，那兒不可太長，那兒不可太窄。我們對政府的人們也是一樣，我們事先須得愼重；事後不要太苛求。我們對一切，都要有合理的誠意，中國的政治，惟有在這種合理的誠意之下，纔能建樹起來。

第二，是地方政治問題。換言之，即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問題。中國政府的事業，只是公文的兜圈子，並且把責任總是推在對方的身上，自己不負絲毫責任。這只一種形式的觀察，而且從實質方面觀察起來，還有更大的一種弊病，就是：大家只知向上望，不知朝下看。縣政府的人們，他們的權力，不是着重在鄉村；他們的日常生活，只在研究怎樣纔能對付省政府？省政府的人們，他們的注意力，也沒有集中到各縣，他們也只求怎樣去對付中央。中央政府的人們，他們的精力，也沒有集中到各省，他們也只求怎樣去應酬各帝國主義。好了，結果下來，中國害的是一種虛弱症，表面看著，一樣是穿衣吃飯，但是五腑六臟，神經中樞，漸漸要腐朽下來。我們如果對中國不從根本上着手，任你玩什麼花樣，總只能越弄越糟的。康有爲先生過去曾講過：以一家的精神求統一，以敵國的精神求建設。這就是說，當統一的，要統一；當競爭的，還是要競爭。我認爲這是極有見地的話。我們希望今後的中國，地方的建設，多於中央的命令。偌大的中國，一個中央政府，是包辦不了的。中山先生主張均權制度，不偏於地方分權，亦不偏於中央集權，其意義即在此。作者過去在國內服務的時候，對主管人所批的辦法，我認爲不對的地方，我就依照我自己對的辦。有一次某人大發皮氣，說，主管人批的，不照着辦，眞是豈有此理？後來朋友告訴我，我說：我在那兒，他一定不敢講那樣的話，什麼主管人，主管人可以不講道理的麼？我以爲今後中國作事的人，與其忠於個人，勿寧忠於職務；與其忠於上級衙門，勿寧忠於地方事業。到不得已時，勿患得患失，儘可以去就爭。自然，這是個人道德，政治道德，在法律上是講不通的。我們要怎樣使這個具體的要求，變成法律，我現在還沒有一定的成見。關於這一點我希望制憲的當局者，特別加以考慮。

第三，是立法之一院二院問題。這在政治學上，也是極成問題的。有的主張一院制，有的主張二院制。說來很長，不過現在各國通行的都是二院制。有人說，各國二院制的由來，是本於貴族與平民勢力的均衡，中國事實上已經不容許貴族制度的存在，當然也用不着兩院了。但是議會政治的由來，就是使得社會上的鬥爭，在議場上表現出來，所以議會政治，也可以說是『商量政治』。一個社會的存在，絕沒有很

單純的；一定有各種利害不同，感情不同的集團。階級的存在，是一個事實，不是我們承認牠有，就會有；反對牠沒有，就會沒有的。階級與階級意識是兩個東西，階級是客觀的存在，階級意識是主觀的覺醒。中國的現狀，階級意識不清楚，這是事實，一種人誇張階級意識的成熟，一種人完全否認階級的存在，這都是極感情的說法。我仍主張二院制。英日的上院，是代表貴族；美國的上院，是代表州或聯邦。俄國也是兩種委員會的聯合，一種是代表民族的成分，一是代表人口的數量。然則中國呢？對於這一點，自然還要加以討論。中國過去的名稱，定為參議院與衆議院，我認為這也有討論的餘地，但是我現在還不能提出具體的意見。我主張提高參議院的職權，元首得參議院的同意，可以解散衆議院，加多參議院議員的任期，或定為九年，每三年改選三分之一。減少參議員的名額，至多不得超過六十九人。嚴限參議員當選的資格，以學問，經驗，道德，以及國家社會的貢獻為標準。我所以這樣主張的，理由與總統制相同，為的是政治的安定與效率的增加。而且歷年來把社會的老成者，打得粉碎，的是可惜。後來的人，無論過去的人，對不對，反正他是要大打一氣，大罵一氣的。好像他不打舊人，他就不會能出頭似的。好了，結果下來，小英雄出了頭，吃虧的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小百姓，中華民國的子子孫孫。今後我們要極力為社會保存元氣，障路的荆棘，要刈除是萬不得已，不然的話，我們對於賢明的長者，應該給以相當的尊敬，縱有人罵我這種主張，未免是太腐敗，那我也是甘受的。

第四，是軍事統帥權問題。我對於軍事，是個外行，對於軍事的整理，我不敢有什麼意見。但我以政治眼光看，却認為這個問題，對於中國的政治問題太重要。我們要求得中國的政治有辦法，先決問題，仍須使軍事有辦法。軍事統一於一個機關，統一於中央，化個人的軍隊，為國家的軍隊，這是必要的，但是如何纔能達到這個地步，這很成問題。日本的軍事統帥權，是屬於天皇，美國是屬於總統，英國是屬於內閣，然則中國應該屬於誰呢？假定規定屬於元首，然則元首就會能統帥全國的軍事嗎，這是個極重要的問題，並且是一個行政技術的問題，我們總希望中國的軍事，比較能統一，如何纔能辦到這樣，這也是請求制憲當局應該加以攷慮的

第五，是憲法之修正解釋問題，教育宗旨問題，細則問題，憲法有兩種：一種是剛性憲法，一種是柔性憲法。剛性憲法，是不容易修改的，柔性憲法，是隨時可以修改的。我主張中國的憲法，採剛性憲法的精神，修正的手續，要特別加以嚴格的規定。解釋權則可委之參議院，教育宗旨問題，

也是個極重大的問題，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對這個問題，也有加以注意的必要，中國過去，只有家庭敎育，沒有社會敎育，所謂學校敎育，也不過是家庭敎育的代理者。所以說『故人樂有賢父兄』。對社會上的事，則說：『只管自己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更有『何必替人家敎訓後人』的處世哲學。現在哩，社會敎育，沒有樹立起來，家庭敎育又打破了，許多地方，兒子都在革父親的命。所剩下來的，只是學校敎育，但是學校盲目的製造些與中國社會不相干的人出來，到現在來，所以幾乎中國人失了敎養，過去是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但現在的人，都成了橫七豎八的流氓。我看現在所規定的敎育宗旨，文字的確不能不說漂亮，但是缺乏內容，至少會使人把握不着內容。這一點我不能詳說，實覺極宜注意。細則問題，即關於許多小事不能忽略的問題。中國人作事，歷來只管原則，而不問細則。結果，有時候無形中細則的規定，却推翻了原則。而且沒有細則，原則也等於具文。這一點也重要，所以特別提及。

第六，是憲法的根本精神問題。無論那一國的憲法，都有牠的根本精神。日本的憲法，根本精神，是側重天皇的大權。美國的憲法，根本精神，是側重自由平等，三權之分立。德國的憲法，根本精神，是德謨克拉西與蘇維埃制度的協調的形式。意大利法西斯集團下的勞働憲章，根本精神，是主張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協調，所以一方面可以强制工人不罷工，一方面又可以强制廠主收納工人。俄國的憲法，是側重無產階級，廢止私有財產制度，勞工却享有比衆不同的特權。然則中國的根本精神，應該寄託在什麽地方呢？無疑的，是應該寄託在生產者的身上。我覺得在現在的中國，有一個口號可以適用，就是：生產高於一切。至少這個口號，在中國還有一百年的壽命。能爲生產階級講話的，就是好政府；丟掉了生產階級的利益而不顧的，就是坯政府。所謂生產階級，在中國自然只有農工，所以我對於中國政治的目標：是主張『從農工政策到農工政治』。對於這一點，此後當另文詳述。不過在這兒會發生一個問題，偏重農工，是不是會抹煞了其他的人的利益呢？其實不然，一切人的利益，都要放在農工利益的基礎之上。中國的農人，是最大的生產者，同時又是最大的消費者。農人的購買力不增加，縱是中國遍地是工廠，做出商品來，是沒有人買的。中國的工人，是最大的生產的推動力。他們的生活不改善，製造品不會豐富，外貨不會能抵制，商人不會能好好做生意的。推之其他的人們，莫不皆然。許多人總是拿出全民政治四個大字來恐怖人，以爲全民政治，纔是正義人道，其他的某某，都是異端邪說。

殊不知全民的內容是什麼？除掉了農工，中國還有什麼從天外飛來的全民。中國人的頭腦，不知道於人家有利，就是於自己有利的。總以為損人總是利己，殊不知道利人即是利己。利農工即所以利全民，利全民即所以利中國。我認為一部憲法的根本精神，寄託在生產階級的身上，寄託在農工的身上，這部憲法，總算有生命，有價值，在中國的社會進化史上，總可以占一個位置。否則將等於零。辛邦人兄弟，勿河漢斯言。

＊　＊　＊　＊

最後還剩下一個問題，大家讀了以上的言論，大家會向我發問：你說得天花亂墜，誰能容納你的意見哪!?縱是你的意見都實現了，縱是中國有一個良好的政治制度，縱是中國有一部完美的憲法，誰又能遵守呀?!自然，這個問題，不但大家會向我發問，我自己也會對自己發問。本來，就中國的事實看，的確是令人不能不短氣。陳獨秀先生在民國五年曾說過：中國如果能辦到開明專制，我們也就很滿足。當時的熱血青年，都寫信罵他，說他不配談改造中國的問題。朱謙之君就是內面的一個。後來陳先生主張的變遷，自有社會的背景與國際的背景，以及其他種種的關係。不過到了現在，中國的社會，總算是進步得多，我們明知道有障碍，我們總得設法使牠緩和，使牠減少，使牠消滅。人的問題與制度的問題，是互為因原的。制度的好壞，可以影響到人；同時人的好壞，也可以影響到制度。我前面雖然說過：制度是一個機械，但工人對於機械，只是機械的關係；人對於制度，是有機的關係。工人的性格，不會能影響機械，好人固然好，壞人同樣也是產生商品，不會好人作的帽子令人帶着舒服，壞人作的帽子，令人帶着難過。人與制度則不然。公爾忘私的人與自私自利的人，可以在同一制度之下，得出不同的結果。尤其是在制度的根本基礎尚未確立，鞏固以前，人的條件，更是重要。歷年來的人，大家都弄得人格破產，在台下講得很好的到上台以後，就會變了。在外國留學的時候講得很好，卓立有為的，到回國任事後，又會變了。自然，在青年裏面，拿不出白布來，中國的社會，太無是非，太無公道，太獎勵人作惡，這也是客觀極重大的原因。同時大家主觀上修養不够，亦不失為重要原因之一。偌大的中國，偌大的改造中國的重任，沒有特殊的修養，是談不到有什麼成績的。無論古今中外，在一個轉變的時期，都是得力於少數人的以身作則，能苦人之所不能苦，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至少作領導運動的人，應該表示出一種開國氣象。要革人家的命的人，先要革自己的命。要叫人家做的事，自己非先履行不可。不然的話，買空賣空，自己雖能取巧於一時，但結果革命大業，仍是擺着的，仍是遺留着給後來的人的一筆大債。　二十二年三月二日完稿於東海之濱。

法郎士與古物

沈起予

人們常說法郎士與蕭伯納可稱爲歐洲文壇的雙璧，因爲兩個都善於「幽默」。其中，蕭伯納的壽運眞好，到了七十七歲，還能「老而不死」，還能到中國來幽默一下，更還能對「古物南遷」幽默一下。

可是，蕭伯納對於古物南遷的幽默，也不外說了些「似古物較數百萬北平人民之生命爲更重要」（見申報所載他的談話）一類的話。而這樣的話，早就有中國人說過，所以從幽默家的蕭伯納說來，似乎沒有多大的幽默意思。

至於那一生在古書，古董，古……中間生活過來的法郎士，不幸自己也在前幾年「作了古」，不能親到中國來，因之我們也無從聽他的對於古物南遷的意見。可是他曾經對於阿拉伯人寫過如下的諷刺：

「用帕爾米的寺院的大理石來自建一座小舍的阿拉伯人，比倫敦，巴黎，穆尼夕等的博物院的一切保管人都要更像哲人些。」

這不已經是法郎士對於古物南遷的間接的諷刺了麼！

帝國主義者常把中國人視爲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既能利用古物來爲自己建築小屋，我們也何嘗不能把古物利用起來呢！與其遠在北平偷偷摸摸地幹，何不把它搬進租界，爽爽快快利用一下呢？

這樣，在大多數的反對聲中，古物終於在前幾天羞怩怩地走進了租界，而我們也就與阿拉伯人「逼肖逼眞」了。

幾個應研究的實用問題

翁文灝

近來在獨立評論內看到好幾篇文字討論中國究竟需要何種科學，有的注意學理研究，有的提倡應用技術。我個人對于這類討論很感覺沒有摸着癢處，我以爲理論實用本有相連不可解的關係，而且其間往往不容易確定界線。與其如此抽象的討論，恐怕永無解决的日子，不如提出幾個實際題目來，引起大家的注意，或者能使中國科學研究得到一些方向。我記得英國科學促進會（其性質近于中國科學社）成立初年的工作，便是每年推定幾位專家，具體指定若干應待解决的問題，或需要進行的工作，發表出來，提起青年學者的注意，使他們可以抓着一定題目去努力。我想這種辦法在中國也是很有益而且需要的，大家何妨起來試試。

說科學理論不必要的當然是笑話，但尤其在中國現在環境之下，當然我們不能不第一想到于實際社會比較有關的問題。現在我想從地質學研究的結果，指出幾個應待研究的實用問題。

煉鐵問題　佔全國鐵礦儲量一半以上的遼寧省已被日本搶去了。（即在九一八前最大鐵礦已入日本勢力）第二大鐵礦在龍關宣化之間，整個的是我們調查地質所發見的。但照他的位置看來，萬一熱河形勢不穩，亦是危險之至。第三大鐵礦區便是湖北安徽沿江一帶，日本已買出去了一千萬噸，已出錢訂定了二千餘萬噸，剩下的只够一二個中等化鐵爐之用。但是因爲長江爲外國兵船所能自由出入，所以很有許多人認爲沿江設廠極不安全。因此實業部所籌備的浦口鋼鐵廠至今尚在遲疑。此外交通較便的山東金嶺鎮也已與日本人有相當關係。所以中國要建設工業根本的鋼鐵事業，竟覺難得安全之地。此外只有山西陝西湖南四川等省薄層鐵礦向來土法採冶甚盛。但是有新工程經驗者都認爲不合近代工業條件，沒有利用的可能。所以估計中國鐵礦儲量時簡直沒把他們計算在內。但是這類鐵礦礦層雖薄，面積却甚廣，究竟是有極大礦量放在那邊，而他的位置又在國防上較爲安全之地，即使不是大規模的出產，只要能小規模的煉成近代工業能用的鋼鐵，也足以供給需要增加富力。土法的鐵成分不好是不

能用的，尤其是山西的生鐵，因爲硫燐的成分太重所以煉成後不合近代工業之用。有人想仿照新式化鐵爐，加石灰岩助溶，但是土法煉鐵的死罐子又經不起太高的溫度。不用無烟煤而改造用焦炭的小爐，如近年保晉公司所辦的，也經驗到許多困難，出品終不是頂好。這種內地各省幾乎遍地皆是的薄層鐵礦似乎總應該想法子去利用他，以免貨棄于地。但是像長江一帶的鐵礦是容易抄外國採冶成法直接應用的。要利用內地薄層鐵礦都非特別研究出因地制宜的方法不可。其實這種特別問題，當然是常有的，雖然問題的性質不同。日本人對于遼寧鐵礦便是煞費研究然後成功的。因爲鞍山一帶的鐵礦儲量雖然極大，而成分實在太低，不過百分三十稍零，而其中矽酸質則有百分五十以上。平常所用的礦砂總在含鐵百分五十，甚至如長江一帶售往日本的礦砂，總在百分六十以上。日本人要利用遼寧貧礦砂便想法先把磨碎了，用水冲洗，希望將鐵質與石英分了出來。但因爲含鐵礦物顆粒極細，很不容易全洗出來。他們又想鐵是有磁性的，所以想用電磁的吸引力來選礦，不料鞍山鐵礦是赤鐵礦多而磁鐵礦少，所以用電磁直接選礦又不容易成功。再到後來，他們想了許多法子，先用養化法將赤鐵礦燒成磁鐵礦，然後再加電磁選礦，經過許多試驗研究，現在居然成功了。由此可見利用特別礦產是必須自己研究特別方法的，而中國內地也自有特別問題等人去解決。

石油問題　中國石油——尤其是從石油煉出來的汽油——的需要是如何的迫切，我曾另有機會寫了一些。（見獨立評論第十一期）中國的石油礦民國三四年間中國政府曾經聘請好幾位美國地質家澈底調查了一次，但是並無結果，或是實在的報告都沒有落到我們手裏。（參閱獨立評論第十七期）近年來中國地質學家又在重要諸省重新調查了一次，詳細報告還沒有發表出來。大致的結論是確巳查得了幾處極有希望的產地，尚須探礦証明，但最富的油田像美俄兩國的却是希望不多。此外近來又發見了幾處很重要的含油頁岩，儲量是比較豐富而可靠的，因爲用地質學觀察來計算頁岩的礦量可以比井油較有把握。但是這種礦產中國人有那幾位確有特別提煉的經驗呢，更有那幾位在按切實地情形去試驗過呢。因此我又想到日本人在遼寧省撫順的經營。撫順煤礦之上層有一種黑色頁岩，含油自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儲量有幾十萬萬噸之多。但是照西洋從油母頁岩提煉煤油的經驗，總要含油成分在百分之六以上百分之十左右，纔可經濟上合算。而撫順頁岩油平均只有百分之四，豈非照例是不能用了麼。但是日本人不肯死心，他們費了十幾年的研究及試驗，發明了一

種子爐，居然成功了極大規模的煉油廠，每年能產油四十萬桶之多。中國石油究竟如何開採，能否用何種物品局部代替，這都是目前切要的問題，也必須有人按切本國情形研究出適宜方法來，方能成功。外國的老法子是不一定可以囫圇的搬來適用的。

製鋁問題　鋁是用途日廣的一種金屬，除了普通用途外最重要的是可以製造飛機，因為他是一種極輕的金屬。他又可以在電氣工程許多用途上做銅的代替品。在銅礦極貧的中國，這一點是很可注意的。中國所用的鋁現在還不多，而且全是從外國進口的。但近年來我們調查地質的人已發見好幾處非常豐富的鋁礦，不過如何利用還要特別試驗。現在我們所知的，如山東的鋁頁岩，有近萬萬噸的儲量。浙江福建安徽的明礬石有好幾萬萬噸的儲量。所以這種礦產眞有取之不盡之概。如果能夠充份用作製鋁的原料，中國便可成為世界產鋁最多最廣之國，那末以上所說的飛機製造及電氣工業便大受其益了。可惜的是這種礦產都有他們的缺點，鋁頁岩是含矽酸太多，如何能夠把他提煉純淨，很是難解決的問題。從明礬石中製鋁外國也正在研究之中，尚未得最好的方法。但中國既然有了這樣大礦，發明方法去利用他正是中國人的責任。而且明礬內還有硫酸，還有鉀，都是極有用的。我們曾想在明礬溶液內加以阿莫尼亞，便可沉澱極純淨之養化鋁，一方面又可化成硫酸錏及硫酸鉀，後二者都是農業化學及兵工原料中最重要的東西。當然其間尚有許多化學的物理的及機械的問題必須研究。不但實用上必須試驗，而且學理上也有必須更為瞭解的問題，這都是值得科學家努力。

用銻問題　中國的自然富源確有得天獨厚的地方，但與外國情形往往不同。例如金屬礦質中，外國最通用最豐富的銅鉛鋅，他們所謂基礎金屬的，中國恰與太平洋對岸的美國相反，雖然有之而實在甚少。相反的，有幾種金屬，他們所少有的，我們偏是特別富足，鎢和銻即是好例。中國銻礦產額常在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沒有他國能夠趕得上的。而且中國銻礦又集中於湖南一省，所以湖南眞是天下銻礦之王國。但是中國天產上雖然居如此優勝的地位，而實際上還有受他國的市價操縱，弄到如近來的礦業凋敝，不能出產。根本的問題是銻的用途本來甚少，他們很容易用其他冶金的副產品，或重溶舊貨的銻質，以供給他們的需要，而弄得中國的特產不能暢銷。我以為中國要提高銻的價格，必須要推廣銻的的用途。但是完推廣銻的用途，必須要細究銻的性質，不但銻的個別的性質，而且還要詳研銻與其他金屬熔成種種合金的可能。有許多金屬的用途都是這樣研究出來的。在新

加里多尼亞鎳礦未發見之前，鎳的用途並不甚大，等到大礦發見了便有人想去充分利用，以鎳製幣便是那時起的。這種利用特別原料的研究，應該誰去做呢，當然天產最富的國家負有最大的責任，也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益。

以上只是隨便舉幾個例，幾個從地質調查而想到的例。研究本國特產的利用，或解決本國特有的需要，不但是為經濟利益或社會貢獻的立場，而且也是為科學研究本身的便利。在工作上講，有特殊的材料或特殊的問題，方纔容易得到特殊的結果，而有新穎的貢獻，專走他人已走熟的途徑，當然是不易有新發見的。在事業上講，科學在中國還是一種莫名其妙的進口貨，如果只知建造富麗堂皇的宮殿，而顯不出切實可見的貢獻，必有一天要使群眾失望，以為也不過是洋八股之一種，紙老虎的一類。所以我以為中國的科學工作，對於本國的實用問題確是應該特別注意。但是我的意見又決不是重實用而輕理論，實用問題的解決都是非從學理研究不可的。我曾聽見幾位學應用科學的朋友，議論間很看不起自然科學的工作。其實我覺得中國應用科學的專家找不到切實工作的途徑，正因為他們不能明瞭本國的特別背境。他們所以不明瞭本國的背境，又正因為他們不肯領受自然科學的指示。另一方面，當然我也承認中國自然科學的工作似乎也還欠充分注意實用問題的需要。

有人以為實用問題的研究必須較大規模，較多經費，事實上不易辦到。這話是不甚錯的。但這種研究　不能不從小處做起，即小規模的研究也確可以造成基礎的材料，指示應進行的途徑，以準備更進一步的試驗。（要）

關於竹書紀年詩書禮春秋左傳的幾樁公案（續）

陳振先

漢書律曆志太甲元年冬至考質疑

朔旦冬至，曆家視爲曆數之始，歷代研究曆法者，均對之異常重視，其中以漢志劉歆三統曆言之最詳，其劈頭第一着，便是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其言曰：『湯崩之時，爲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僞古文尙書伊訓篇無「誕資有牧方明」句，又鄭玄註書序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僞伊訓篇皆無之，此皆閻若璩氏所指出之破綻。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閻若璩氏即據此以攻晚出尙書伊訓太甲等篇之謬，其言曰：

治曆者以至朔同日爲曆元，（查後漢書律曆志言至朔同日謂之章，十九年也。同在日首謂之蔀，謂四章七十六年，冬至在朔旦也。二十蔀爲紀，千五百二十歲也。歲朔又復謂之元，謂三紀得四千五百六十年，朔旦冬至又遇甲子歲也。古人測算未精，據其所得粗數，便欲持以馭數千年前後之天運，其理雖是，其術則疎，故其說不盡合也。然依古說則至朔同日祇是章首，不是曆元）班固律曆志遇至朔同日悉載之。漢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十一月者，漢承秦制，未改月名，十一月仍子月也。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謂不用殷曆）正月爲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謂改建寅爲建丑）十二月爲子月也。或問：周改月於春秋而徵之矣，（春秋所記日食是鐵證）商改月於書亦有徵乎？余曰：亦徵於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班志謂武王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周十二月）故後一月爲周正月建子是也。或者徒見蔡沈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謂歲首）而不改月名，（意謂歲

首不在正月，歲秒亦不在十二月）誤以太甲元祀（年）十有二月乙丑爲建丑之月，以爲商之正朔（歲首）實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冬至所在之月），商之正朔（歲首）不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耳。而僞作太甲者求其說而不得，誤認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爲元旦，遂以三祀（年）十有二月朔亦爲元旦，祠告復辟皆當於正朔（元旦）行之，故僞太甲中篇曰：「惟三祀（年）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不知商實改月，未嘗以十二月爲歲首，曷爲復辟於是月乎？如曰不然，是商但改正朔而不改月名，（即以夏曆十二月爲歲首，仍稱十二月）則十二月者建丑之月耳，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爲曆元而書之乎？或又問：子以十二月爲建子，則如僞孔傳所云，「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蘇子瞻既言之矣，余豈敢復以崩年爲改元乎。蓋成湯爲天子，用事（猶云當國）十三年而崩，則崩當在丁未歲。太甲即位改元，則改元必於戊申，始正月建丑，終十二月建子，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

閻氏此段考證，其主要根據，在劉歆三統曆所引眞古文尙書伊訓篇中語，及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越茀祀于先王說。本來晚出尙書之僞，先正言之已詳，余對於打死老虎工作，並不感多大興趣。本篇之作，旨在尋得眞憑實據，以證實我國某種古代紀載的眞確性及其意義，以表明我民族確有悠久的光榮的歷史，及我先民曾有偉大的努力與成功，以促進國人歷史觀念，與夫民族的自覺心自信心團結心與向上心，以加增其自存的能力。顧歷史的價值，在乎眞實無妄，家有實而不自知，固屬不可，事本無而以爲有，亦屬無聊，故作者對於此等地方，但務鈎稽證據，以明事之眞相，然後憑鈎稽所得，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如是而已。三統曆既有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祀先王以配天之說，余認爲是證明商書眞實性的一條線索，故曾費一兩日的工夫以推算之，實推得冬至在戊申歲終（歲次依通鑑前編及閻若璩氏之說）子月辛酉朔後一日壬戌之夕戌初一刻，即公曆紀元前一七五二年一月四日北平正午後七小時十六分。是月黃經合朔在公曆紀元前一七五二年一月三日辛酉北平正午後四小時二十七分。乙丑日實是冬至後三日，且是月之初五，無論商時曆法萬不會紊亂至此，即以一絕不懂曆法的村嫗，從前

月月圓時屈指試推下月初一，亦斷不會差至如是之遠！況初五之夕，一彎新月已在西方出現至第三次而頗肥，雖至愚之人亦不會以是日爲月朔，而謂伊尹乃智不及此，竟以是日爲朔旦冬至而祀其先王乎？善夫孟子之言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雖魯僖公昭公時距今二千有餘歲，太甲時距今三千有餘歲，其時之朔望冬至，亦不難以籌策窮之，而加以肯定或否定也。

或問曰：然則孔壁古文尚書伊訓篇之言非歟？曰：是又不然。余之所推，乃依皇極經世通鑑前編等之說，以太甲元年歲在戊申，（閻若璩亦從此說）然此說不見得果可靠。他時有暇，將更向他歲求之。所難者，伊訓篇但言十二月乙丑朔，並未明言冬至，謂是朔旦冬至者，劉歆之說耳，吾實不知其果然與否。使果兼指冬至而言，則範圍較狹，求之尚有其術。若但泛指尋常之十二月朔言，則平均每六十年間即有一年的十二月朔係在乙丑，即使得之，恐亦未足引以爲據耳。

又閻氏攻僞伊訓篇太甲篇的論證，朔旦冬至說雖未能成立，然其引左傳梓愼「夏三月商四月周五月」之說，以爲商實改月之據，此說若確，則僞伊訓篇「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僞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以尹冕服奉嗣王歸于亳」等事，不在歲首而在歲終，其說亦難通也。」

略說幾句西漢末所出僞書

以上歷引閻氏之說，以證東晉時豫章內史所上古文尚書之僞；

東晉晚出僞古文尚書共二十五篇，其篇目爲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共二十五篇，皆魏晉時人蒐集他書所引尚書文句（其中有一小部分出自西漢末僞造之孔壁古文尚書，說見下文）及其他古籍文句雜湊而成，合之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堯典（內包今之舜典）臯陶謨（內包今之益稷篇）禹貢，甘誓，湯誓，盤庚（歐陽經及漢熹平石經分爲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內包康王之誥孔疏謂伏生尚書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共爲一篇，今分而爲二，是也，）呂刑（或作甫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等二十八篇，成今本尚書。後述之二十八篇，乃漢初伏生所傳眞尚書經文，康南海先生謂是孔門尚書足本，並無缺失；

康氏此說，蓋本於漢書劉歆傳中歆責太常博士書中述諸博士「以尚書爲備，（完全無缺之謂）謂左氏爲不傳春秋，（不爲春秋作傳）」二語；漢太常博士領袖最高學府，略如後世之國子祭酒，爲當時經學之highest authorities而其言如此。吾人生當今日，不能不感謝劉歆口中露出這兩句話，——雖然他不是好意說的，也許今在九原之下直頓足後悔——但因孟子墨子管子國語左傳等所引書文不在二十八篇之內者頗多，故康氏亦不否認孔子刪定的尚書之外，尚有不少的逸書，如逸周書之類。

更無所謂古文尚書，亦無孔壁出書之事；凡漢書所言孔安國獻古文尚書，魯共王及河間獻王得古文尚書逸禮禮記等，皆與史記所言不符，均屬莫須有之事；詳見康氏所著新學偽經考。（新，王莽國號）

然此不過是清代碩學辨偽的初步工夫，彼等以東漢經籍來證東晉以後古文尚書之偽，固然是應有之義。其實閻若璩氏所據以打倒梅書之漢代古文尚書及漢書藝文志儒林傳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等本身之爲眞爲偽，亦正大有問題，閻氏不過根據偽書以推翻偽中之偽而已，故南海康氏更引史記以證「孔壁古文經」之子虛烏有，及漢書所言之非眞，更進而考證史記儒林傳封禪書十二諸侯年表序語中之矛盾增竄痕跡，更憑漢書王莽傳劉歆傳所言託周官以行篡奪的情形，及歆傳中歆移太常博士書中語，及七略實出劉歆，別錄亦歆偽造，漢書多依歆稿，的證據，與夫春秋左氏傳所言多與劉向所著之列女傳五行志新序說苑所言相反的事實（註一）（註二）（註三）斷定左氏不傳春秋，周禮出於偽託，詩有齊魯韓三家而無毛詩，（毛公應改稱「無是公」）易出田何，後有施，孟，梁邱，京氏，而無費氏高氏，尚書經孔子刪定者原祇二十八篇，伏生所教者已得其全，春秋左氏傳實劉歆從國語中分出改造，劉向校書時尚無其物，凡茲犖犖大端，康氏皆引有詳確證據，以實其說，而其炯炯之目光，磅礴之氣魄，又足以籠罩全題，包舉一切，形成他的 Synthetic proofs 以視閻氏之古文尚書疏證，僅僅打倒那在史記漢書上未曾埋伏證佐的晚出古文尚書，實有難易廣狹之不同，以之集有清一代考證學之大成，而作它的大軸戲，是最適當不過的了。

（註一）孔子六世祖死難案

劉歆繼其父向典校秘書，若如歆責太常博士書所云，「漢興，書缺簡脫，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不發」云云，勵以外間不見秘府藏書一語壓人，然逸禮毛詩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等書，歆謂爲外間所不得見者，其父向當無不見之，乃何以劉向列女傳五行志新序說苑所言多與左傳毛詩所言相反？其尤奇者，桓元年左傳云：『宋華父督見孔父（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桓二年傳又云：『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孔父嘉）使然，」已而殺孔父而弒殤公。』此段劉歆用深文曲筆，僞造左傳，欲歸罪於孔父嘉，杜預惑於僞傳之文，於春秋經文「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之下注云：「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竟爲歆之謠言所欺，「誣孔子自貶其正直之祖父。」（此康氏語）案系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觀此，知「父」字爲人之尊稱，而必非孔父嘉之名，若孔父嘉名「父」，則其子孫不得稱「木金父」「祁父」，若如杜氏言，是孔氏三代皆名「父」矣，有是理乎？杜氏先入劉歆誣罔之言，竟誤解經文，誣孔子斥其祖之名以罪之，謬矣。欲知此段亦不是左邱明國語原文，可即以歆父劉向之言證之。劉向說苑尊賢篇云：「謂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則己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觀此，吾人不但知劉向之意實以孔父爲賢，更知劉向所見未經改竄之書（五十四篇之國語原本？）實述孔父被殺之前，宋殤公趨而救之，並及於難，蓋知賢輔一去，己亦不保也。吾人試以此與左傳所言兩相比較，則後者僞造之跡略可覩矣

（註二）息夫人委身事讐冤案

劉向列女傳中息君夫人傳云：『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息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悅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

，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我們試看劉向叙息夫人死節事跡，寫得有事有實，有聲有色，是一個何等義烈的婦人。再看他那個助新莽篡漢的兒子劉歆所力爭立於學官的左傳叙息夫人事說些什麼！先是莊十年傳云：『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不敬禮），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武歸。』莊十四年傳云：『蔡哀侯爲莘故，（爲莊十年莘之役，懷恨在心）繩息嬀以語楚子，（在楚文王前力誇息夫人美貌，意在借楚復讎）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生二子），未言，（從來不與楚文王說話）楚子問之，對曰：（這回可開口了）「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因）蔡侯（之言）伐息，遂伐蔡。』我們試看這兩段故事可差得遠了！左傳謂息夫人歸楚文王後，生堵敖及成王，劉向謂息夫人從容盡節，與息君同日而死，楚王以諸侯之禮合葬之。此等故實，與所引詩語，生動貼切，以劉向之人格斷之，必非無所本而云然。若如許愼說文解字序所言，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按左傳之來源甚曖昧，甚至漢書藝文志，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亦不言左傳如何得來，僅說文解字序有此一語，可疑甚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語由，因地位僻靜，材料乾燥之故，被人用插贓手段偷偷摸摸的竄入「魯君子左邱明……成左氏春秋」一條，亦非言左傳如何得來何人傳授也。

及如河間獻王傳所言，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博聞如劉向，不容不知之，且身典祕書，更不容不見之，設劉向校書時果見「魯君子左邱明」爲輔翼聖經而作之春秋左氏傳所述息嬀之事，則向必不作如息君夫人傳之所言，有斷然者。設左傳所言息嬀之事而信，而劉向硬改經傳，硬派楚成王爲「聖人無母，從天上掉下來，或從地縫鑽出來」，而不慮後之人或執左傳以駁己，豈非其愚不可及乎？世人讀僞造左傳者多，讀劉向列女傳者少，若非經康南海梁任公等爲之指出，幾何其不顚倒事實，誣罔古人，如袁子才小倉山集中過息夫人廟詩所云，「桃花結子原無語，鸚鵡移籠尙有情，」及隨園詩話（？）所云，「不言亦不笑（？）兒女粲成行」乎？

（註三）宋恭姬焚死及渲淵之會案

劉向列女傳中宋恭伯姬傳云：「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春秋史記並作共公，又春秋言宋共公名固，十二諸侯年表言名瑕，稍異）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地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振先按，據春秋經文，伯姬出嫁於魯成公九年之春，而共公卒於成公十五年之夏，前後亦僅七年耳，十字是七字之誤）至平公時，（史記作宋平公三十三年，即魯襄公三十年，春秋亦同，）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稍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稍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有者也，伯姬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

春秋云：「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於澶淵，宋災故，」此劉向所謂「春秋善之」者也。何以善之？以其實有所餽遺佽助，合救災恤鄰之道耳。乃其子劉歆死命爭立於學官的左傳，於引春秋經文後即曰：「尤之也，」

猶云「貶而責之」，與其父之說恰相反！

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傳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於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此處劉向引君子之言及詩語，原美伯姬行止知禮，不愆於儀，豈知其子劉歆僞造的左傳却造出「諸侯之上卿會於澶淵，原爲商量餽財於宋，既而失信，對於被災之宋國，無所餽賂」一段事實（？）來，更引竄改之詩文以實其說曰：詩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云云，又與其父所述之詩文，在詞句方面，與精神方面，都大相剌謬。吾人觀此，可知春秋左氏傳決非劉向時之所有，更知古籍被劉歆等任意竄改之多矣。從劉向所述此段記載觀之，宋共姬蓋重視禮節者，雖時當大變，猶拘牽於平時禮節，未免稍失之迂，且共姬出嫁於成公九年，至魯襄三十年宋國大火時，又歷

三十九載，其年當在六十內外，其子宋平公即位亦已三十三年，而猶拘泥於有保母而無傅母之末節，寧死於火，不離其室，亦實可以不必，（說句笑話罷，她未免太不摩登了）然其篤於所信，不以死生而易其所守，其大無畏之精神，實足以廉頑而起懦，今之昂昂七尺以鬚眉男子或大丈夫自命而有愧於宋恭姬者多矣！春秋紀其事云：「五月甲午，宋災，（大火）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魯卿）如宋，葬宋共姬，」公羊傳解之曰：「其稱謚何？賢也。」此乃漢初鴻儒董仲舒胡毋生之經說，相傳得自孔門傳授者也。乃劉歆力爭立於學官的左氏傳敘其事而譏之曰：「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因候傅母之故）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女須待人而行，已嫁之婦，則可從宜）此之所謂「君子」，蓋暗射「魯君子左邱明」，無論如何，總是指「傳春秋」（？）的左邱明之見解，何其是非相謬於聖人，好惡不與孔子同，如上述論孔父共姬澶淵之事者！「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左丘明固如是乎？然則康氏疑論語此二語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等語乃作偽者所竄入，（崔東壁的史記探源亦謂「魯君子左丘明……為呂氏春秋」一百二十五字乃歆學嫡派所竄入）又謂左邱明但作國語，不傳春秋，其說非無所據而云然矣。

漢書司馬遷傳載遷報任安書，但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至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不言作左傳。太常諸博士更明言「左氏不傳春秋。」又漢書藝文志言新國語五十四篇，（原注：劉向分國語）國語二十一篇，（原注：左丘明著）左氏傳三十卷，（原注：左丘明，魯太史）康氏謂國語僅一書，而漢志以為二種，且篇數一多一少，差至數倍豈不可詫？「蓋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小半，凡三十篇，以為春秋左氏傳，於是留其殘剩，掇拾雜書，加以附益，而為今本之國語，故僅得二十一篇也。」論證殊的當。查今本國語二十一卷中，周語得三卷，魯語二卷，齊語一卷，晉語最多，得九卷，鄭語一卷，楚語二卷，吳語一卷，越語二卷，其詳略殊不一致。今人錢玄同先生曾將左傳所敘各國事略為分析，證明「左傳與今本國語二書，此詳則彼略，彼詳則此略Complimentary to each other這不是將一書瓜分為二的顯證嗎？」云云，都是很好的證據。又瑞典人高本漢先生B Karlgren

著有「左傳眞僞考」一書，從文法上研究，證明左傳的文法與國語的文法最相似，而與論孟的文法迥然不同，故左傳不似是魯國人作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君子左丘明」一語，又多一反證了。其實左傳與國語的體裁文句多相似，稍留心讀二書者都能覺之，更不俟按文法分析也。且既稱春秋左氏傳矣，自以能爲經文詳叙其事引伸其義而止，非同他種著述，可以獨立存在也。今傳中每年所繫之事，是否悉與經文有關，姑且不計，單問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之後，或退一步言，哀十六年孔子卒後，已無春秋，試問哀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之傳，究竟所傳何物？更不必計悼四年智伯圍鄭一段之不倫不類也。試從此數年傳文中删去繫年月之短記若干條，所餘者與國語何別？而悼四年智伯圍鄭一段，述智伯驕愎自恃，侮人召禍，若置於晉語末智伯藍臺之宴當席辱人一段之前，豈復能辨其非國語之一部耶？或曰：「此因其原是國語之一部耳，」是語也，吾無以難之。（未完）

最近二十二年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日時一覽表

本表取材於一九一一至一九三二年英美航海曆書。

日時按東經百二十度地方平時即中原通行鐘表時。

傍有點之年分，二月得二十九日，故乍觀之似二分二至提早一日，否亦提早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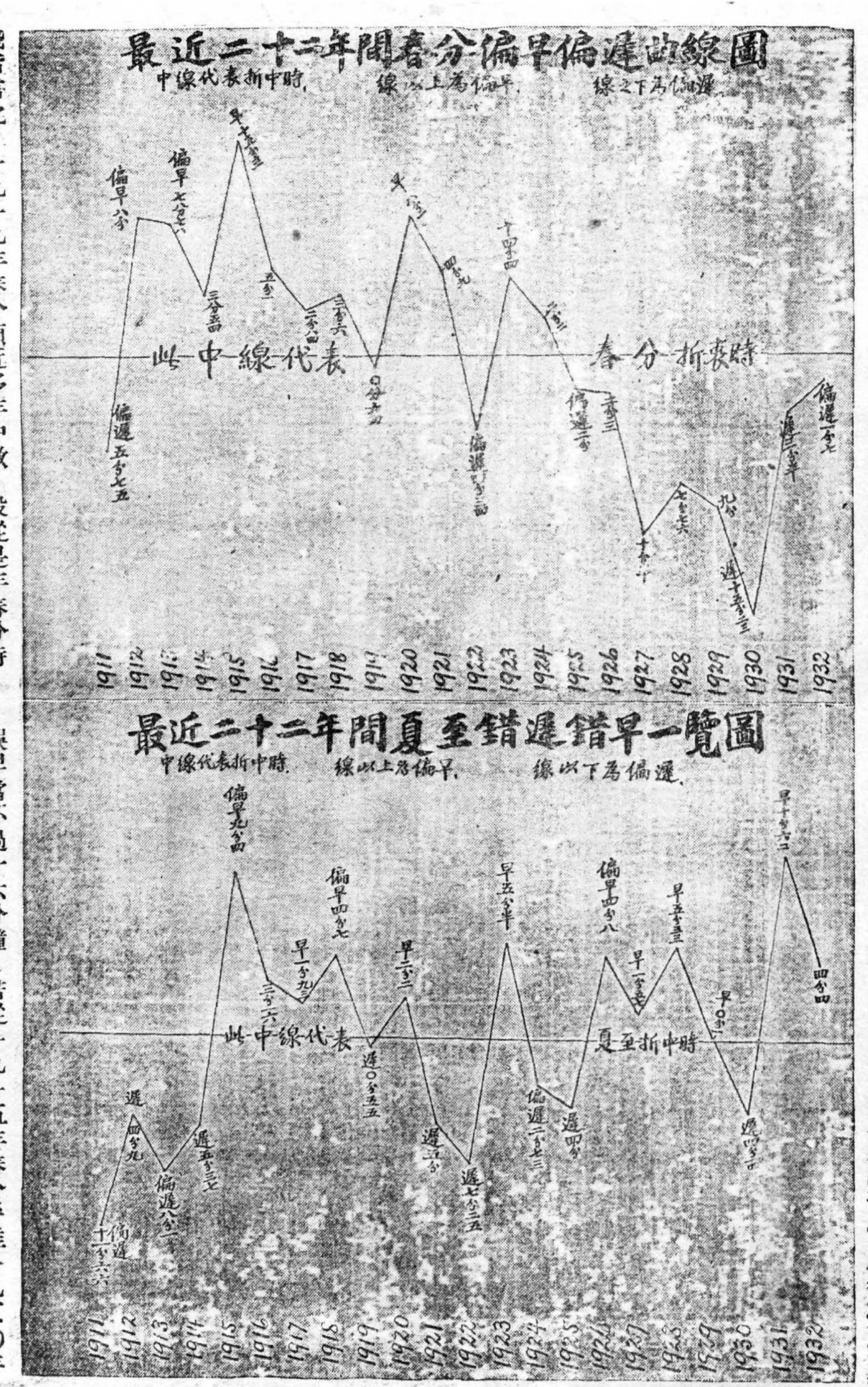
公歷年分	春分在三月	夏至在六月	秋分在九月	冬至在十二月
一九一一年	二十二日一時五十四分	二十二日廿一時三十五分	二十四日十二時十八分	二十三日六時五十四分
一九一二年•	二十一日七時二十九分	二十二日三時十七分	二十三日十八時八分	二十二日十二時四十五分
一九一三年	二十一日十三時十八分	二十二日九時九分	二十三日廿三時五十三分	二十二日十八時三十五分
一九一四年	二十一日十九時十一分	二十二日十四時五十五分	二十四日五時三十四分	二十三日〇時二十三分
一九一五年	二十二日零時五十一分	二十二日二十時二十九分	二十四日十一時二十四分	二十三日六時十六分
一九一六年•	二十一日六時四十七分	二十二日二時二十四分	二十三日十七時十四分	二十二日十一時五十九分
一九一七年	二十一日十二時三十八分	二十二日八時十四分	二十三日廿三時一分	二十二日十七時四十六分
一九一八年	二十一日十八時二十六分	二十二日十四時〇分	二十四日四時四十六分	二十二日二十三時四十二分
一九一九年	二十二日零時十九分	二十二日九時五十四分	二十四日十時三十六分	二十三日五時二十七分
一九二〇年•	二十一日五時五十九分	二十二日一時四十分	二十三日十六時二十九分	二十二日十一時十七分
一九二一年	二十一日十一時五十一分	二十二日七時三十六分	二十三日廿二時二十分	二十二日十七時八分

一九二二年	二十一日十七時四十九分	二十二日十三時二十七分	二十四日四時十分	二十二日廿二時五十七分
一九二三年	二十一日廿三時二十九分	二十二日十九時三分	二十四日十時四分	二十三日四時五十四分
一九二四年	二十一日五時二十分	二十二日一時〇分	二十三日十五時五十九分	二十二日十時四十六分
一九二五年	二十一日十一時十三分	二十二日六時五十分	廿三日二十一時四十四分	二十二日十六時三十七分
一九二六年	二十一日十七時二分	二十二日十二時三十分	二十四日三時二十七分	二十二日廿二時三十四分
一九二七年	二十一日廿二時五十九分	二十二日十八時二十二分	二十四日九時十七分	二十三日四時十八分
一九二八年	二十一日四時四十五分	二十二日〇時七分	二十三日十五時六分	二十二日十時四分
一九二九年	二十一日十時三十五分	二十二日六時一分	二十三日二十時五十三分	二十二日十五時五十三分
一九三〇年	二十一日十六時三十分	二十二日十一時五十四分	二十四日二時三十七分	二十二日廿一時四十分
一九三一年	二十一日廿二時七分	二十二日十七時二十八分	二十四日八時二十四分	二十三日三時三十分
一九三二年	二十一日三時五十四分	二十一日廿三時二十三分	二十三日十四時十六分	二十二日九時十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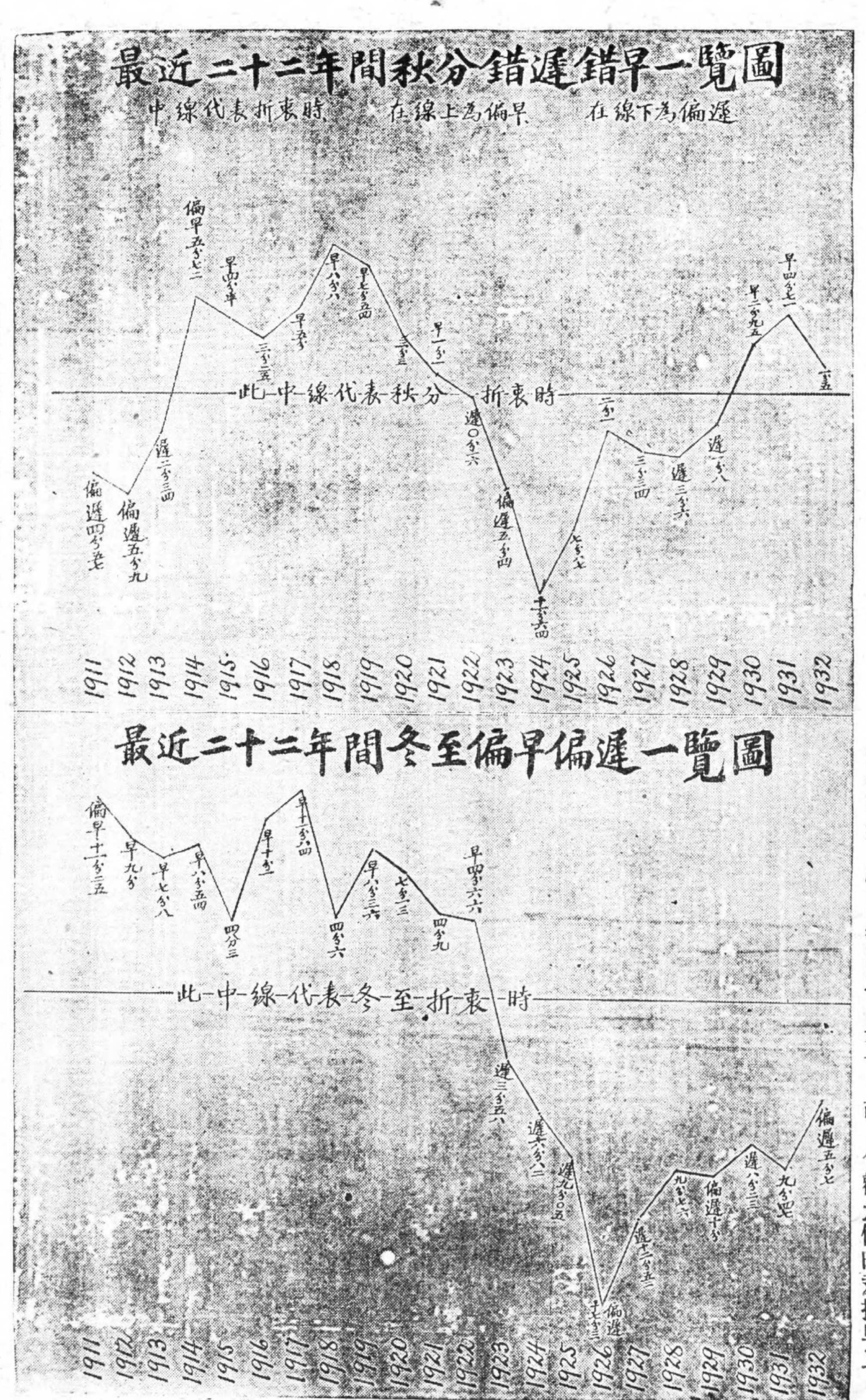
附記

由某節氣之日時分，至下年同節氣之日時分，其間日數及時分數，謂之歲實，間稱歲周。已往二十二年之平均歲實，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九七三七八，即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七六六四。此三百六十五日以外之零數，即五小時四十八分七六六四，謂之歲餘，其五小時以外之四十八分七六六四，更可稱為小餘。然此僅係多年平均數，實數不必如此。試於右表各年同節氣之間，添入歲餘時分數，當知此二十二年間，以一九二一年實春分至一九二二年實春分之期間為最長，得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五十八分，以一九一四年夏至至一九一五年夏至及一九三〇年夏至至一九三一年夏至之期間為最短，歲周僅得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三十四分，其餘亦長短多少有差。緣歷年節氣，因地動所受外力發生種種參差之故，微有錯早或錯遲。如某節氣上年錯早，下年錯遲，則二者間之期間增長，反是則其期間縮短，此歲周之所以長短不齊也。曆家推算氣朔，先從根本平數入手，然後如法進退之。此項平節氣，亦可依下法求之：試取一九一三年實際春分日時分，遞向後推（或向前推）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七六六四，所得結果，列為一表，暫作為春分折衷時。以之與右表所列實際春分時分較，視其比實春分誤早或誤遲若干分而逐一註之，將見其餘二十一年中，誤早者計十八年，共誤早一百七十六分二五，誤遲者計三年，共誤遲五分一二，除誤遲數與誤早數兩相抵銷外，仍共誤早一百七十一分一三，以二十二年均攤之，得所推平春分均偏早七分七八，乃將一九一三年實春分時分及初次推得之平春分時分，一一推後七分七八，遂推得真平春分準時，以為推算春分之出發點。照余此法推求，則一九一三年平春分約在三月二十一日十三時二十五分七八，一九一九

年平秋分在九月二十四日十時四十三分五四。（余依Brown's Tables of The Moon所示一九〇〇年基本數推得十時四十三分二，前數失之微遲）其餘他種曆家通用出發點平數，多可仿上法推求得之。此項出發點平數之用處甚廣，姑取其最顯淺者言之：一九一九年春分頗近多年中數，設從是年春分時分平推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三〇年春分，即使不加更正，誤遲誤早當不過十六分鐘，若從一九一五年春分平推一九三〇年春分，所得結果將誤早半小時有奇矣，關於此點，可參看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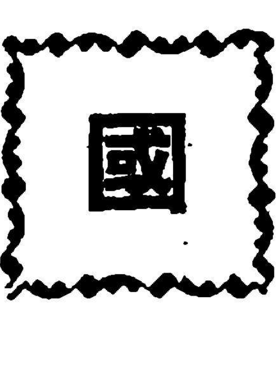
分曲線圖。又右表所列二十二年夏至，除一九三二年外，其餘二十一年夏至，俱在六月二十二日。又從一九二〇年起，至一九五二年以前，春分俱在三月二十一日。至交節時刻則逐年移遲，惟閏年因二月多一日故，乍觀之似時刻提早耳。



又前後閏年若同日交節，則閏年之愈在後者，交節時分亦愈早。凡此諸端，皆可從右表審察得之。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於歲之所以爲歲，必有深一層的認識，而於節氣即是陽曆一端，必已了然於胸中矣。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三月十日起至廿二年三月十六日止





蔣氏坐鎮北方

熱河棄守，國難益急，張氏引辭，暫後待決，種種內外大計，均俟蔣氏取決。時蔣方熱心剿匪，厲行安內，及聞熱河失守，張氏辭職，遂於六日

蔣張保定之會

由漢北上，八日抵石。先是蔣既北上，張即電稱將躬親來迎，蔣屢阻其行謂北平需張坐鎮。九日午前既得張已南下之報，未幾張到保定。且在車站與甫經到石之宋子文氏通話。蔣乃派宋與何應欽等先往迎晤。宋且負有與張商榷其出處問題之使命。蔣乘專車北開，當時有在定縣會面之傳說，至十日前，專車返石，方證明係在保定晤談，而其情景，足成一幕歷史劇。聞兩人共談二次。第一次談話歷一時半，除宋子文外，無他人在座。據傳張除報告熱戰經過及種種爲難情形外，關於自身出處，陳述四點：㈠願受免職留任戴罪圖功之處分，親率東北軍全部，赴前線反攻規復承德。㈡完全辭去本兼各職，將部隊交與中央。㈢召集所部各旅會商去留。㈣即日離開北平。幾經商討之後決用二・四兩點，惟蔣仍請其權回專車充分考量，再作最後之決定，張至是退回專車。過一小時後，再來見蔣，謂決計於十一日飛滬，實行下野，所部請分交于學忠・萬福麟・何柱國・王以哲四人接統，並將現存軍實等等詳細告蔣，蔣極致慰勉，允負全責，妥爲料理，決不令東北將士爲難，張氏職務，由何應欽繼任。商畢張即返平。蔣回石莊。何應欽氏十二日就代理北平軍委分會委員長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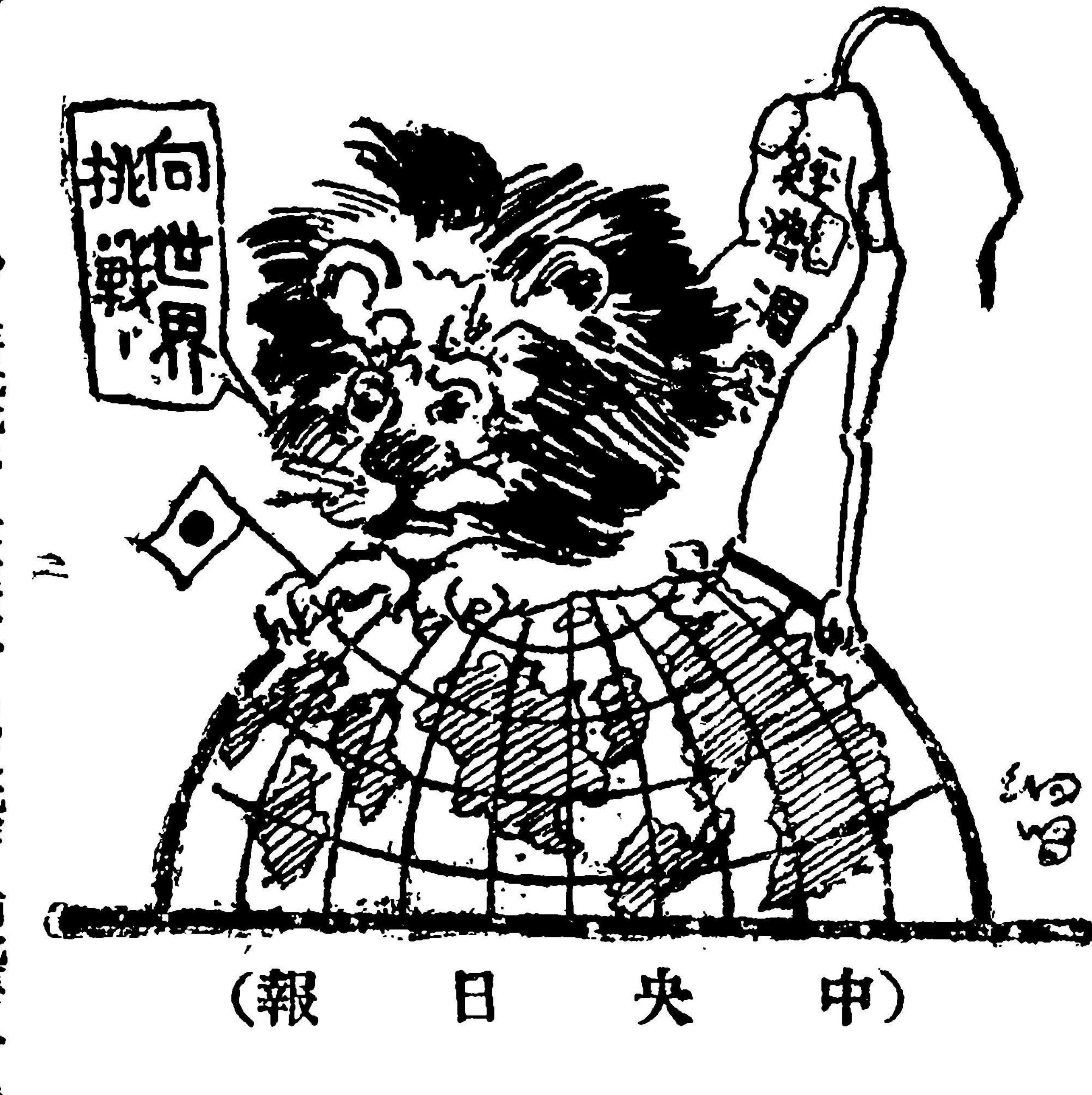
蔣准張氏辭職

張氏返平，十日晚召集東北各將領及各機關長官開會，陳說晤蔣經過，並囑棄除私見，精誠團結。關於東北軍問題，聞將編爲四軍由于學忠，王樹常，何柱國，萬福麟分任軍長。十日發表最後通電，原文如下：『天津，上海，太原，濟南，北平，漢口，南京各報館轉全國同志均鑒。余父與余歷以保持中國在東北之主權爲己任，余父且以身殉焉。迨余就任以後，仍本先父遺志，始終以鞏固中央，統一中國爲職志，兢兢業業，未嘗或渝，即如不顧日本之公開恫嚇而易幟，輔導國民黨在東北之活動，與夫民國十九年秋余奉命入關，擁護中國統一，凡此種種，事實俱在。蓋余深信惟健全政府，然後可以禦外侮也。九一八之變發生，余正臥病在平，初以訴諸國聯，必主張公道，洎乎日軍侵熱，余奉命守土，乃率師整旅，與敵周

旋，接戰以來，將士效命者，頗不乏人。無論事之成敗若何，然部下之爲國犧牲者，已以萬計矣。此次蔣公北來，會商之下，益覺余今日之引咎辭職，即所以効忠黨國，擁同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謝國人。惟脊念多年袍澤，東北之健兒，孰非國家之將士，十九年奉命率其入關，援助中央，於今國難未已，國土未復，無家可歸者數萬人，但盼中央俯察彼等勞苦，予以指導，並請社會人士加以援助，彼等爲國爲鄉，皆抱熱誠，並熟悉東北情形，倘遇報國之機，加以使用，俾得爲收復東北之効命，遂其志願，免於飄泊，於願斯足。並盼國人鑒余誠悃，諒余鄙懇，雖愆尤叢脞，而余本心祇知爲國，餘皆不復自計也。張學良叩眞(十一日)。』

張氏飛赴上海

張氏於十二日晨八時偕朱光沐，譚海及衛兵等十餘人，赴清河乘福特飛機飛滬。當日下午六時十分到虹橋機場，宋子文・吳鐵城・戴戟・美領事等百餘人候迎。市府派保安隊一中隊嚴密戒備，並派樂隊奏樂。同行者端納，李應超及兩副官，一醫官。張氏十二晚發表公開談話，謂「東北軍乃國家之軍隊，身爲軍人，既已解除職務，將所統國家軍隊還諸中央，無復再有意見可以申述。在鄙人卸此重任，得以閒暇，勵志修身，增益學識，爲一良好之國民，此乃平素求之而不可得者，今竟能達此希望，此後深願社會人士暨我友朋均以平民相看待，何幸如之」等語。張氏果於瀋變後，具此決心，則吉黑熱河之被佔或不致如是之速也。張寓墻上發現兩標語，一爲「君忘日人殺戮華人否」，一爲「君忘日人侵我滿洲否」，未悉張氏作何感想也。張氏十四日招待上海新聞記者。張談：現係平民，可不談政治救國非一人之所力能爲，熱事亦然，須人人負起責任，始克有望。本人稍事籌措，即赴歐，何日動身，何時回國，何人同行，所到何國，至今未定。有問將來返國是否願任職者，張答不能言。張妻于鳳至十四日專車過徐南下，湯國楨及張部高級去職人員隨其財物共裝十三節車，有武裝衛隊押護。過保時蔣委員長對于親加慰問云。



(中央日報)

車中要人會議

蔣氏北上，政治重心，因之北移，南北要人，紛紛來石。蔣到石後即電太原通知閻錫山氏。另電晉主席徐永昌氏邀其到石一晤。徐於九日午間應召赴石，即與蔣見面。並承蔣命，電閻至石。十日蔣氏對大公報記者談謂，張代委員長既懇切請辭，中央當可准如所請。此次本人既已北來，必將北方大局，籌畫安貼。東北軍乃國家軍隊，張漢卿與其部屬，贊助統一，

擁護中央，政府對於張部官兵，自必維持調護。決不令其內主官辭職，受何影響。將來北方財政，一切公開，軍費問題，決無變動。閻錫山，十一日晨二時偕總參議趙戴文及秘書長，參謀處長，暨旅長杜春澤等赴石莊。下車後即晤蔣，會商抗日與華北重要問題 。均以爲事已敗壞至此，實堪痛心，今後惟有披瀝肝膽，精誠爲國，鞠躬盡瘁，拯救危亡而已。閻氏談抗日救國意見，希望全國一致眞誠團結，振起全國精神，各盡各的責任，有計劃有決心的共同奮鬬。對整理華北全局，中央當有完善辦法，彼無意見。氏十二日下午離石返并矣。羅外長與王法勤，方覺慧同車北來，十二日抵石莊，下午五時隨蔣至保定。兩度會談，以目前華北局勢緊張，我政府方針決守土自衛，抵抗侵略，貫澈到底。會談後即據以電日內瓦代表顧維鈞，轉達國聯。羅氏於十三日由保偕外次劉崇傑赴平，下車後即赴軍分會訪何部長，有所商談。因保定方面尚有要務待理，於十四日午前乘專車返保。

羅對記者談話

羅外長十三日晚至平，據談日來外間又盛傳中日將直接交涉之說，實乃某方散佈之一種空氣作用。我政府對中日事件，仍本一貫之政策，遵守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以求正誼之公斷。目前熱戰，日軍雖佔據承德各地，但一時之勝負無關於中日整個問題。蓋吾人決作長期持久之繼續抵抗，不稍屈服，雖受任何重大犧牲，亦所不惜。羅外長十三日晚與英美法三國公使會晤，羅謂中國既已接受國聯大會報告書，此報告書又爲舉世所擁護，則對東北問題之合法辦法，即按照報告書之內容進行。又謂蔣委員長北上後，所發生之種種謠言，全然無稽，並函各使通知各該國政府。羅外長復聲明中國抵抗之決心，並決意保護平津之安全。其次又述明日本侵犯平津之可能性，如因此而損害第三國之利益，中國決不負責云。十三日外部發言人稱，外傳英使向我提勸告說，絕非事實，外羅北上謁蔣，係商外交新方針，圖於目今危局下打開一新局面。其具體辦法正在妥愼籌畫，尚未便洩露。此行並無外交上任何談判企圖。

羅氏十四日由平返保時，大公報記者往晤於保定車中，茲誌其問答如下：

記者問：聞古北口失守，軍情緊急，政府今後政策怎麼樣？羅外長答：你問的太錯了，政府政策，是早已決定的，既稱政策，當然是始終一貫，不能因爲一時間一區域之軍事情況而有所變更，所以政府過去的政策是怎樣，將來還是怎樣。換句話說，就是日本無論打到那裏，中國必抵抗，必不屈服，必不在賣身契上簽字。記者問：部長十三日在北平見了數國公使，感想如何？國際態度怎樣？羅外長答：這句話也是問得不對，各友邦態度也是早已決定的，國聯大會通過報告書不就是代表各國態度的嗎？記者問：以部長觀察，日軍擾關內不擾？羅外長答：那要問日本，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祇是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對於國家領土任何部分不容被人佔領。這種佔領的結果，中國是永不能承認的。

記者問：部長看將來中日間有無開始交涉的可能？羅外長答：九一八以後，中日間交涉從未斷過，我們屢次抗議，就是交涉，也就是想同日本開始解決問題的交涉，無奈日本逞強黷武，不同我們交涉。所以今後能否開始交涉，也要問日本，不能問我。

記者問：部長知道我們軍隊有無反攻熱河的決心？羅外長答：失土都

要決心恢復，不能祇說反攻熱河，至於如何反攻，何日反攻，這是軍事問題，不是我今天說話的範圍。

蔣氏坐鎮保定

蔣委員長十二日晚由石莊抵保定後，駐節保定，主持華北軍政大計。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平指揮軍事。李烈鈞十四日到保，訪蔣於專車，商討馮玉祥出處問題。同日羅外長專車到站，即與蔣委員長晤見，適駐日公使蔣作賓亦到，與羅同見蔣。其後蔣公使又與丁文江•胡適•翁文灝•劉崇傑同到羅外長專車商談外交。下午二時半，羅與丁•胡•翁•及劉次長崇傑又乘專車赴平。蔣氏定於短期內，暫不返日。河北省主席于學忠氏於十五晨專車到保，晋見蔣委員長，報告軍事情形及所部防務計畫，並請示機宜，蔣對于慰勉有加，並予以必要時之指導。于復往見秘書長楊永泰及中委陳布雷等暢談。至十一時許回專車返平。在平與何應欽接洽津市問題。長城一帶軍事，由何應欽負責。蔣氏坐鎮保定，頓成政治重心。

赴歐養病之行政院長汪精衛十四日抵香港對記者稱：熱河失守，不禁惋惜。吾人一向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交涉方面雖已獲國聯公判，但仍須繼以武力抵抗云。潛居張垣之馮玉祥談吾人除抵抗外，已無生路可走。湯玉麟不戰而棄承德，不特政府應嚴拿懲辦，即民衆亦應自動起來把他斫了。湯氏之財產我主張應全部充公，以接濟抗日軍費，或救濟熱省難民。我們須要再打幾個激烈大戰。敗了也好。抗日即係好朋友，不抗日者便是賣國賊，現在張家口眼見就是前線了，我還有兩桿槍，左右手我都能打，且更有同志，我必能與之拚一死活。此後我希望民衆大家充實力量，來站在前線，我便要站在前線當中。

宋軍大挫日兵

熱河失陷後，我方官義軍相繼退守喜峰口，古北口，冷口與界嶺口，企圖反攻，藉防華北。得寸進尺之日政府十日又令北平日使館向華北將領接洽，在長城南北設立中立撤兵區域，作爲「滿洲國」與華北邊界。日官方希望，華方能容納日政府新提議。如華方拒絕提議，仍「肆意作進一步之刺激行爲」，則日本被迫，將對長城以內向日滿軍作戰之華軍採取行動，若此蠻橫態度，我方豈能首肯，故數日以來，戰爭迄未停止。九日起宋哲元部與敵戰於喜峰口。古北口亦有巨烈衝突，暴敵恃其科學武器，大肆轟



（上海字林西報）

炸，我方以血肉之身與之抗搏，官兵殉國者頗多。

十一日夜喜峰口方面宋哲元部馮師趙旅長，帶傷率部出潘家口，佟旅以兩團出董家口，抄敵後路成功，獲敵槍砲甚多，燒燬敵人輜重糧秣，並截獲大砲鋼甲車。宋部王團長長海將敵砲兵陣地占領，得大砲十八門。尤爲饒勇。十三日敵以大型飛機十餘架自朝至暮更番沿我陣線及撒河橋附近



一堆廢紙（美報）

極力轟炸，蔣委員長，以宋部官兵，昨戰奮勇異常，十四日特電令軍分會犒賞宋部五萬元，藉資慰勞。此外對受傷官兵，亦正謀迅速運送至後方醫治。刻正雙方皆在增援，日人頗懷戒心。

古北口在反攻

古北口外十一日晚，我張廷樞部因受敵方壓迫過甚，遂行撤回。關麟徵部左翼受敵包圍，關師長即親率預備隊前往反攻，業已將敵擊潰。彼此肉搏衝鋒，戰況極爲慘烈，遂演成古北口之街市戰。十一日夜十二時，撤至距古北口以南數里之新陣地。是役我軍，計傷亡四五千人，敵方亦受創奇重。十五日，古北口方面，我軍已有生力軍大部到達接防，陣地堅固。佈置完密，各隊官兵咸願敵來與之一拼。古北口一帶，已到有敵軍增援部隊，防我反攻。界嶺口之敵近日來時以砲火向我陣地左右不斷射擊。敵步兵十三四日晨再三向我界嶺口左翼陣地猛攻。十四日敵砲及飛機轟炸尤烈。義院口板場峪殘餘之敵，於十四日拂曉被我軍協同義勇軍完全肅清，殺敵甚衆。但敵人受創後，變更正面攻擊，以一部迂迴至大毛山城子峪等口，正與我義軍戰鬪中。敵人增援隊大部正集結明水塘門，向義院口前進中。

美國照會國聯

美國接國聯邀請參加顧委會之請柬時，適逢總統遞任，銀潮澎湃之會，故未即刻答覆。十四日日內瓦發表美致國聯之照會稱：「美政府接受顧問委員會邀請，對國聯大會賦予該會之職責，從事合作，頗爲欣慰。爲便利有效合作計，美政府建議下列切實辦法。即派會美代表於委員會考慮時，無權表決。此項辦法並不給予美代表以委員之資格，僅傳達消息之接觸，且給予美國獨立判斷與自由行動之權利。美代表不能採取拘束美國之行動。吾人相信因此項與國聯會員國及美國有共同關係之問題之重要，故需以迅速正確態度，交換意見。由各國間，作自由坦白之討論。上項建議辦法爲美國與一切關係國利益計，當可達到目的。美國務卿赫爾致德留蒙氏之附函稱：「余甚欣幸通知閣下，美政府準備以適當可行態度，與顧問委員會合作。美政府對委員會所提方案或建議之行動，因必須加以獨立判斷，

故認爲指派代表，行使委員職權，爲不能辦到。但相信美政府如有代表參加討論，於委員會將有裨益，故余將訓令駐瑞士美國公使威爾遜於需要時準備參加，但無權表決。」在美政府決定關於遠東問題與國聯顧問委員會合作後，又有不久將承認蘇俄之說。引起世界重大注意。



目無世界（美報）

顧問委員會開會

顧問委員會因美俄均已正式答覆，且遠東形勢日趨緊張，遂於十五日開會，上午純係儀式。下午舉行正式會議，此會之工作，追認美國徇國聯邀請參加顧問會之答覆。駐瑞士美使威爾遜代表美國參加該委員會。延威爾遜入場，全場皆表歡迎。旋即討論推舉委員會主席問題，經討論後，即推挪威代表蘭奇爲主席。該委員會嗣又討論，美國代表將不參加投票表決之手續。後由委員會指定小組委員會，審議對遠東禁止輸出軍火問題。復次不承認「滿洲國」一案，亦經論及。「滿洲國」對國聯遞請求加入國際郵務電報及無線電同盟之請求書，顯然已由國聯接到，而護照印花問題，業與外國駐「滿洲國」各領事之資格問題，同時發生。該委員會另組織一小組委員會，以便調查具報，並對此事，對大會提出建議。

日將提退盟書

國聯通過報告書，日代表全體退席後，日本有意退出國聯，早爲智者識破，惟事件重大，故日政府正在審慮，日外務省關於日政府退出國聯之書類，有㈠退出國聯處置案。㈡退出國聯通告主文。㈢退出國聯理由書。關於奏請諮詢之理由書，已於十一日經日閣議正式決定。該通告文理由書諮詢樞院，由樞密院議長倉富指定審查委員九人，從事審議，定於十六日開首次大會。




國外

裁軍會議一度停會

戰利品問題

九日裁軍會議開總論會，討論限制及縮減戰利品。法代表馬希格里稱：在該會宣布贊成組織歐洲和平及劃一歐洲軍隊制度前，法代表團不能採取縮減及限制戰利品之方法。德代表那多奈稱，德國有權堅持縮減戰利品，與品質裁軍。義代表贊成。馬氏答覆德代表時，最後結稱：法政府希望此數國改變其見地，否則裁軍全部問題，必要嚴重危險。美代表吉卜生謂：軍備品與量之縮減，互相關連，依美國政府意見，應先作量數上之縮減。其他各代表均有

演說，最後主席韓德森復派定一起草委員會，將各方之提案，及會議之決議案，製成報告，交總委員會批准。

侵略者意義

十日世界裁軍會議政治委員會，審議蘇俄代表維李諾夫日前所提，請劃定侵略者與侵略界說之提案。中國代表羅忠詒發表意見：以爲適用盟約第十六欵問題，亦須加以審議。維氏對蘇俄提出對於侵略者下一定義一節，表示贊成。但某甲國對乙國不經宣戰手續，而竟入作戰態度之問題，並無解決辦法，倘令此問題尚待解決，中國亦不致感受如現在所受之痛苦。日代表矢田宣稱：侵略者之定義，每涉及一棘手之調查，於調查時，於顧及關於爭端一切問題之必要，彼請求大會必須設法謀求注重實際性之公平方案。李維諾夫以爲侵略國定義，應以宣言形式之文件定之。此項宣言，具有世界性質，而可歸併於安全及裁軍公約之內。否則作爲一種特別妥協，而視爲裁軍公約之一部。此項宣言，將正式宣戰以外之種種敵對行動，未經過宣戰手續者，悉視爲侵略行爲。蘇俄代表謂：國際衝突時，何國爲侵略者，若愈能自動證明，則國際和平愈受其惠。此與法國意見相符。蘇俄代表此種主張，受一般歡迎，中國・挪威・波蘭・愛爾蘭・法國均贊成，德國則加以批評。

會議停兩日

英首相麥克唐納與外長西門九日赴日內瓦，努力斡旋，以免會議停頓。至巳黎先與法揆會談，據消息靈通方面稱，此次晤談要點在探求裁軍會議延會之方式，英法政策歧見，尚未完全融洽。十一日同法外長保羅彭考抵日內瓦。初與主席及德・美各代表晤談，企圖確立具體方策，免會議趨於崩潰，擬成立一初步草約，包括迄今所獲之些微結果，由出席會員三分之二通過時，即可生效，但德義必將反對；又義代表與英首相談話時提議在義國羅馬召集五強會議，討論重新分配歐洲有爭執之領土問題，而法代表則堅決反對。十三日經英首相麥克唐納・裁軍會主席韓德森・捷克外長貝尼斯與美代表等長時間談判後，該日決定，迄十六日爲止，對於裁軍會議之一切考慮，將停止進行，一般推測，此爲淸理裁軍會議之初步。

十六日重開

十六日下午裁軍會議重開，努力斡旋之麥克唐納首先提出詳盡之裁軍新方案氏稱「和平機構摧折聲，頃已充塞吾人耳鼓。」氏援引裁軍會主席韓德森語，謂「非予德國以正義與自由，即歐洲須干冒毀滅之危險」。氏並呼籲各國應互相具有善意與信任，俾裁軍運動，可以成功。彼願會議工作能迅速進行。單純的宣告會議散會，將爲最傷心的失敗之直認。因彼對法國所提關於軍隊標準化之方案，以及美國前總統胡佛所提方案，均獲有印象。惟彼等所提，係關於該國等之數字，並未企圖提出關于全世界之數字，氏稱：坦克車與移動大砲之大小，均應限制。海軍削減應儘量使其普遍。空軍轟炸應予禁止，僅容許些微之例外。氏宣布如各國同意，不濫用民用與軍用飛機作戰，則英國準備整個廢止陸海軍飛機。關於廢止化學戰爭條約，亦須附有條件。常任裁軍委員會應不停會，草約有效期間爲五年，在此期中，應召集第二次裁軍會議云。

麥氏所提新裁軍方案之內容，據聞分兩部：第一部關於安全問題。係以非戰公約爲根據，並提議將五強會議中之廢除武力協定列入。第一部中最重要之特點，似爲締結一地中海列強互助協定之提議。第二部建議各種裁軍辦法。其要點係綜合法英計畫與胡佛計畫，包括將軍力削減三分之一

○禁止化學與細菌戰爭，取消武裝空軍，削減軍費，限制坦克車重量最大限度爲二十噸，屬地軍隊砲俓削減至六英寸○據建議，該草約有效期間爲五年，將被視作裁軍運動之初步，以後遇適當時，將另訂新約，以資補充○麥克唐納將於十六日裁軍會議政治委員會中宣佈上項計畫○該委員會將休會幾日，以資各國斟慮○法國輿論已紛起反對○義國則頗感謝麥氏之周旋也○

美國銀潮平息

美國銀行潮勃發後，全國銀行，殆皆停業，世界金融，因之紊亂○美總統於國會特別會議中，提出一救濟銀行案，九日經上下兩院通過○該案請求兩院授以擴張美國貨幣至儘量鉅大範圍，及繼續行使應付銀行緊急情勢之權○該議案批准並繼續承認大總統應付銀行及經濟範圍因時制宜之機○命令將全國金貨，集中中央準備銀行○並准各銀行由中央銀行領取流通券，以交換美國政府債券•紙幣•票據•匯票等，此項流通券，照票面價格，流通全國○該議案只准根基穩固之銀行復業，餘者皆須改組○規定凡違犯此條例者，處一萬元之罰金，或十年徒刑○該案並使大總統當此緊急時期中，有取締或禁止金銀錢幣•金條貨幣同外匯兌引渡，由銀行互相放欵輸出，貯藏與禁止鎔化金銀錢幣金條或貨幣之權，或在錢幣加蓋符號之權○羅斯福十一日宣稱，政府刻已完成使各州銀行與國家銀行，十三日復業計畫○但種種限制，如禁止付出金票據○取締外國匯兌交易及停止爲貯藏現金而出之例外提欵等，將依然有效○現已有二千家復業矣○一場風波，表面上雖告平息，然並非根本解除恐慌也○

羅斯福所提志在克制經濟凋敝及救濟目下經濟恐慌之節約法案，十五日通過上院矣○其內容爲酌減不殘無動之退伍軍人之恩給，減低官吏薪俸百分之十五等○

蘇聯政府公報「伊士丸斯太」論美國之金融風潮，謂金圓之跌落，將使各資本國家，取無限度之通貨膨脹政策，引起種種之經濟及社會影響○據云，世界經濟向以金本位爲軸心，英鎊已不成爲金幣，現美圓又步其後塵○資本主義世界之金風潮，將使世界之恐慌尖銳化，而加重帝國主義間之衝突○在資本主義世界，美圓本爲其恐慌潮浪中之一安全符號，現並此而失之○故美圓之跌落，殊有世界之重要性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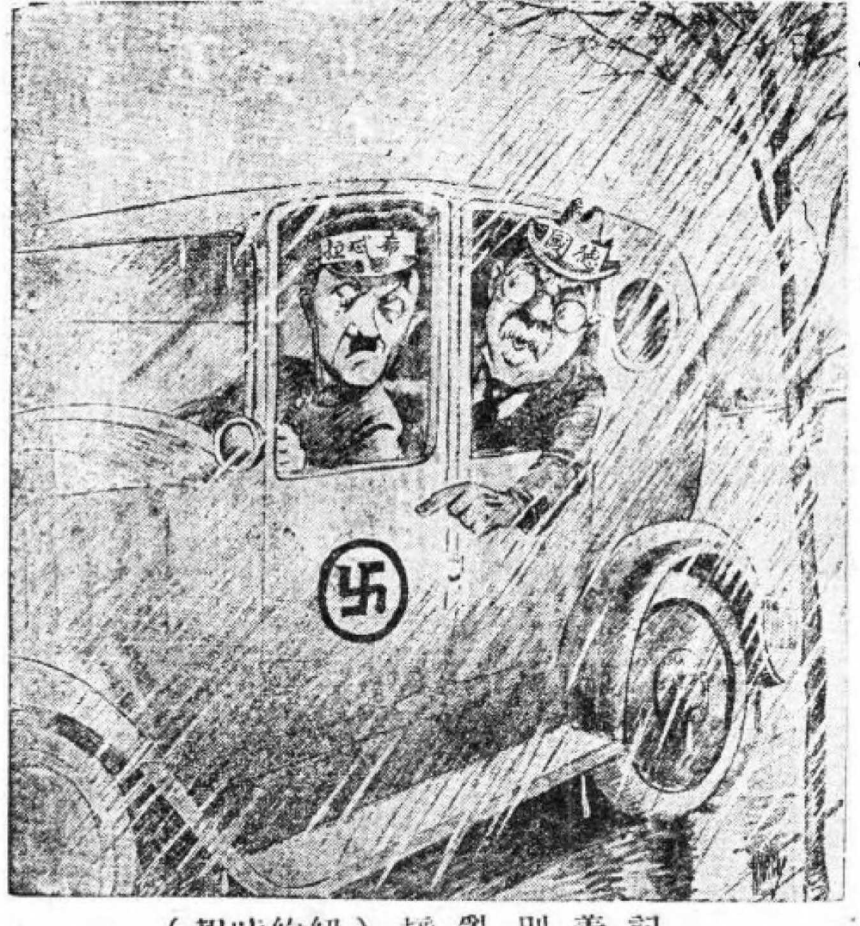


胡佛：我相信這小孩現在成了你的了○（上海字林西報）

德法西斯黨權勢豪大

恢復帝旗

德法西斯黨首領希特拉執政以來，盡力擴張權勢，嚴厲取締共黨。十日希氏廣播演說：「現時不



記着別亂掃（紐約時報）

應再有任何個人行動，或對於商務有任何干涉。凡吾黨員均請注意，吾人之國民革命，與一九一八年之共產黨革命，有重大分別，各點均不相同。關於其他，吾人之標語仍與前無異，即爲「打倒馬斯主義」。又十二日氏在無線電台播音宣告德總統令廢黑紅黃共和國旗。改用昔日帝國黑白紅國旗爲國徽。此後公共機關且應懸掛國家社會黨之卍字黨旗。總統下令之原文如下，今日德國全境，揚吾人原有之黑白紅國旗，以示敬重因大戰而死有榮耀之人。由本日起，至此事依法律決定後全國懸掛此旗。因此旗代表德國以往之光榮，及改建之勝利，並國家之統一，凡有軍隊房產，只懸陸軍旗。

入無軍區

近日來法西斯黨人在萊茵無軍區活動，現復佔領西貝頁爾，及科隆尼，法西斯黨軍已佔領其市政廳。法西斯黨員瑞則氏已繼愛登惱爾爲市長。法政府已命駐德使提出抗議，謂其違反凡爾塞條約。今後演進頗堪注目。



喚醒鄰人（紐約時報）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三月十日起
至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止

三月十日 星期五

▲宋哲元部馮師趙旅在喜峯口與日軍激戰。

▲張學良與蔣會商後由保返平。

▲羅外長北上謁蔣。

▲張繼等赴石，轉赴新鄉成立華北辦事處

▲田頌堯電告川軍克復巴中。

▲萊頓在旁觀人報宣稱應即向日本提外交勸告

▲美加州南部地震，損失奇重。

▲俄代表李維諾夫說明侵略者意義。

三月十一日 星期六

▲古北口我軍撤至新陣地。

▲閻錫山氏抵石莊謁蔣。翌日返并。

▲宋子文談話，否認直接交涉之謠傳。

▲張學良最後通電下野。

▲翁照垣通電就華僑救國軍總指揮職。

▲郭泰祺在英廣播演說，駁斥日方謬見。

▲英首相麥克唐納與外長西門，及法外長彭考莊日內瓦。

三月十二日 星期日

▲各地舉行總理逝世紀念。

▲國府下令免張學良職。何應欽正式視事。

▲張學良抵滬。

▲贛省僞三軍團企圖北竄。

▲駐日公使蔣作賓赴石晤蔣羅。

▲北平市長周大文請辭。

▲蔣羅會商外交新方針。

▲德國恢復帝國黑白紅之國旗。

三月十三日 星期一

▲韓復榘代表赴并謁閻。

▲胡適，丁文江，蔣夢麟，翁文灝奉召到保。

▲閻錫山稱已撥三師歸軍分會指揮。

▲英政府決取消禁運軍火令。

▲裁軍會議決延至十六日。

▲德法西斯黨侵入萊茵無軍備區。

三月十四日 星期二

▲羅外長在保縱談對日問題。

▲美答覆國聯願與顧委會合作。

▲張夫人于鳳至攜財物十三車南下。

▲國府明令特赦刺張宗昌之鄭繼成。

▲中山文教館舉行成立典禮。

三月十五日 星期三

▲喜峯口戰事仍烈。

▲國聯顧問委會開會。

▲于學忠謁蔣。

▲贛匪集廣昌。

▲美上院通過節約法。

三月十六日 星期四

▲界嶺口激戰。

▲孫殿英軍雪中却敵。

▲羅外長返京。

▲蘇馬眷屬抵平。

▲裁軍會議重開，英首相提新方案。

論評選輯

士兵之犧牲精神

熱河戰事，一方暴露國家現在之弱點，一方則發揚民族眞正之精神，未可盡以失敗目之也。承德棄守爲此役之大污點，然承德既失聯絡已斷之後，各線將士之奮鬭，又何勇也！我國軍隊，防寒無備，給養不周，而春寒多雪，熱河荒原，尤稱奇冷。連日我各軍官兵，忍飢耐凍，飲風餐雪，以血肉之軀，頑强抗敵，可謂壯矣！受傷之人，不得醫藥之救護，往往凍死，即生存而作戰者，往往數日不得一飽，又可謂悲矣！然而前仆後繼，毫無尤怨，莫不明犧牲之大義，視死如歸。此種忠勇之精神，純潔之志氣，誠足以象徵中國前途者也。吾人嘗念，中國因二千年來中專制政治之毒，而產生自私取巧之所謂士大夫社會，國家衰弱，全由此輩負責。現在社會變遷，自未可盡以古昔相衡，然遺傳之根性，猶流布於上層。大抵凡有資產地位者，多工於自謀，而艱於犧牲；雖號呼救國，而避禍之心，尤多於殉公。此中國近代政治改革之所以頓挫也。例如榆關戰起，而各大學校，即不得不提前放假，最富於熱情之青年學生且然，其他可知。平津兩市每風聲一緊，即紛紛遷徙，此雖人情之常，要可見有資產地位者，在國家非常之時之如何無用也。若令一般左翼理論家言之，凡此皆所謂未來新社會之沒落分子，實際考察，殆恐不免。誠以凡承襲士大夫社會而來之一部分人，平時享受優越，一旦國家有事之日，乃絲毫不能實際盡力。此誠沒落之徵，必不免時代之淘汰者也。然所幸者，中國之所以爲中國，初不賴此輩自私取巧之上層，而恃有三萬萬以上勤勞勇敢之民衆！其證據即請看去春淞滬今年熱河各戰線之窮苦官兵！夫中國一般民衆，有生活之脅威，而無教育之機會；其成年壯丁，一旦入伍從軍，生活待遇，遠遜他國。然僅簡單之訓練，已足鼓舞其爲國犧牲之精神，至於耐勞苦，勝飢寒，尤不待論。夫我國軍隊之武裝，一切皆劣於日本，被服給養，亦遜於日本，而機械化之設備，幾完全烏有，現代戰必需之空軍，又等於零點。倘使所謂上層社會之人，從事於此種兵役，則可斷言其未戰而逃，何也？事爲絕對犧牲故也。然而彼來自田間之官兵大羣，則明知危險，而毅然擔當，如熱河近日，雖在大勢不利之後，而各陣線仍頑强抵拒，激烈肉搏，此種犧牲精神，誠足以表示中國民衆之勇敢衛國，縱敗猶榮者也。吾人因承德失後之戰況，痛感兩點。其一；中國政治，太背民衆利益，不惟不能扶持增長其力量，且削弱之，外難之來，首由於此。夫由淞滬及熱河最近之戰事觀之，證明民衆能犧牲，能救國，其所以不能達目的者，在於武裝之劣弱，給養之困乏，而何以劣弱與困乏，在政治改革未成，故經濟實力甚弱。此

皆非一般民衆之責，而少數上層社會之咎也。今後打破國難之眞正手段，在如何擴充及扶持民衆之力量而訓練之，是則必須積極的謀一般政治之改革，以增進民智與民生，同時節財險用，以樹國防之基礎。此似迂遠，然究竟的救國之道，舍此莫屬。犧牲之精神具矣，惟缺工具，少背景。此不惟政府宜絕對努力，一般智識階級，亦宜痛切感悟者也。其二：吾人願日本人民恢復常識，應洞悟中國民族之不可到底欺凌！對少數人縱能壓迫，對中國大多數民衆，則斷不可小視。今日者，乘我之積弱無備，而自鳴得意，演其拿手武劇，日以飛機大砲，使中國民衆流血，而不知底止。特其一日之長，而忘百世之計！吾人茲願警告！如此占土殺人，日演日烈，將來必受應得之惡報！今日逞暴愈甚，他時受報愈烈。充其量，縱使中國現在之統治組織，受盡摧殘，然中國民族之生命，定將與日月星辰同其永久！彼圖塌平南喜峯古北各地傷亡將士之犧牲精神，必有一日大放光輝於亞東大陸也！

（錄三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今後之軍略

喜峰口古北口外，正有激戰。日軍揚言自昨日總攻。昨夜喜峰口電訊，宋哲元部之馮治安師，前日午間，甫接喜峯口防務，而日軍已跟追前線退兵而至口外。自前午迄昨夜，馮師趙旅，奮勇鏖戰，日軍雖猛攻而未得逞。古北口外，則前日我王以哲部，奮勇奪回三要隘，而前夜以來，激烈戰鬪，仍進行中。

日本因攻占長城之受挫，昨乃發表將要求我方撤退長城軍隊，在長城內外，劃一變方不駐兵之區域，否則將由海山關進兵，以攻側背。

時局已圖窮匕見矣！在軍事的必要上，中國在日內，必須決定其方針。自吾人論之，目下方針決定，應全就軍事上審度利害以爲之。蓋既言用兵，則成專門性質之問題，而戰與守皆有其道也。吾人不知兵事，惟北寧線形勢，顯與用兵不利。若日軍以相當大部隊，攻擊石河，此最前線若不能堅守，則灤河喜峯一帶之軍隊，皆受側背之脅威，若天津灤州間交通，一旦被阻，則前線軍隊，甚將失其歸路。就兵事上言，此甚危險之道也。是以就地形言，熱河是一好戰場，北寧沿線則否。爲反攻熱河，而守北寧線，事實上殆爲不能。日本揚言由由海關進兵，以爲恫嚇，使我之不能放手反攻熱河者，因有此形勢之故也。是以吾人之見，軍事上對日，只有兩途。其一：決定整個拼，拼則覺悟將有大規模之戰事，不惟平津一帶甘陷漩渦，至少黃河以北，皆應覺悟將爲戰場。其二：苟軍事上外交上審度目下不能整個拼，則應別採適應急需之政策。二者之間，必取其一也。

設日本竟悍然大舉侵關內，擾平津，是結果自成整個的戰事，正不論我當局之願與不願，或能與不能。然其目前態度，則係以交涉行之，故中國當局之地位，乃亟待決定。蓋必須選擇二者之間，而下決心也。夫自究竟的意義言之，日本愈侵略，愈擴大，愈足使日本深入陷阱，中國雖目前遭破壞，日本必未來受禍殃。然而欲採此種政策，中國本身亦要須有必需之支持力，至少須能應付數月之戰事。力果如何？軍事當局者，應自負責決之也。

吾人以爲目前要義，一方應在北平就近運用外交，一方則速團結內部，尤要者，爲國民黨自身。夫國家危急之時，解決大計，必須共同負責，榮辱與共。不然，外患正殷，而內憂已起，國事更不堪問矣。現在國民黨

以外，除共產黨乃另一問題外，別無干涉政府施政之大規模組織，所可慮者，仍在國民黨自身。如兩廣諸人，其意見態度，即顯與在京當局，未臻一致。現在蔣自北來，固能主持一切，然於解決大計之時，要宜事先澈底與兩廣諸委及馮閻等交換意見，切實協商。誠以內部不一致，則不但不能對外[illegible]利，並恐成內外來攻，陷於瓦解。是以吾人主張蔣委員長應招集全黨之軍事會議，兩廣馮閻，並宜參加，作詳盡之討論，為最後之取決，禍福成敗，共負責任。而目前為軍事時期，應有專門的眼光，決定有利之方略。時機迫切，當局其速圖之！

(錄三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行矣張漢卿！

北平軍委會代理委員長張學良氏因熱河不守，引咎辭職，昨已實行下野，飛航抵滬，謂將小作勾留，準備出洋。張氏自九一八以來，謗滿天下，熱戰失利，尤受攻擊，今於長城各口抗日酣戰之會，竟得解除要職，脫身遠行，為個人計，不可謂非倖事，而以擁眾十數萬之大軍領袖，經保定車中一席談，居然放下兵權，自請擺脫，又不可謂非中國軍界之一創例也。

世人責備張氏，咸置重於九一八不抵抗之一點，實則張之責任，在於平日對日外交之應付無方，警戒非常之漫無準備，而不在於臥病北平，倉皇聞變時之臨機措置。九一八以後，理應振作精神，充分整備，而張乃泄沓因循，少有進步，洎至錦州戰作，誤於部下「勿為瓦碎」之讕言，抗戰不力，輕失要地，遂使東三省門戶閉鎖，而偽國組織，乃告完成，此其責任，自無可諉。最近熱河失敗，張與湯玉麟同為公論所抨擊，實則湯之不可用與不可信，張固知之；而近半年來為湯奔走保全，調護疏解者，乃別有人在，舉凡軍費之支給，純由中央直接辦理，故就實際關係言，湯與中央為近，與張反較疏遠，故以熱河戰事失敗之責任，使張與湯平均擔負，宜張之不甘折服也。雖然，張以甫屆而立之年，即受中華民國半壁江山之重任，其起也由於時會，其去也決非偶然。蓋以今日國事之艱難，政情之複雜，責任之重大，實非張氏之智力體力所能勝。吾人在去年汪精衛魚電責張辭職之時，即勸張其解除軍權，從事學問，另造新生命。今於張之去雖惜其遲，然以張之聰明好善，終望其能努力潛修，老其才以為國家他日之用也。抑張氏為人，不矜細行，耽於逸樂，廢弛公務，縱容腐化，是其短處；然而愛國家，識大體，在年少時代，即翩然有所表現，往者張作霖雄踞關東，手創霸業者十五年，親日賣國，叢謗一身，然終張之世，雖與日人曲盡周旋，於國土國權，則保持匪懈，故卒攖日人之怒，皇姑屯一彈，身雖慘死，心跡則大白於天下。學良繼父職，承父志，其操術則大遜於乃翁。居歷史事實積重難反之地域，乃以國仇家恨，著之顏色，形之文字，於是日本視張為不並立而瀋陽之變起矣。此由張氏壯年輕視天下事，不解乃翁所為委屈應付之苦心，而率然以逞快一時之心理，事事予強敵以難堪，為國為家，招致鉅禍，由此可見目的雖正，手段要不可以不講，張氏失敗，正足鑑也。查奉軍之興，由於民國六七年間中央多事，馮段交惡，段派徐樹錚與奉系楊宇霆相結納，秦皇島奪械，創建新奉軍，引之入關，以供中央政爭之用。庚申之役，直皖開戰，張作霖委蛇其間，因倒段而[illegible]

鼎中樞；後與曹吳反目，山海關一戰，敗至不河收拾，賴姜登選韓麟春諸將背城借一，轉敗爲勝，自是張作霖乃重視陸軍學生，設整理處，正式教練新軍，學良從軍，亦自斯始，當時總司大計者楊宇霆也。不數年間，奉軍聲威震於全國，學良以郭松齡之輔佐，亦露頭角，幾經政變，作霖寖成中國一人，而封建式之武力集團，竟以東北軍稱第一焉。今日迴溯創造東北軍之人物，如楊姜郭韓等，或殺或死，碩果僅存者，祇一學良氏耳。顧以懲於郭松齡之變，迄不敢用才氣縱橫之人；而自其槍殺楊宇霆後，亦無人敢在其旁恬權逞才，故今之東北軍遠非當年之比。而學良氏居大有爲之地，卒致勢位日蹙，不得不去者，固由時代潮流使然，夫亦人謀不臧所致。雖然，張氏數年來反對內戰，促成統一之功，終有不可湮滅者在；尤以黨軍北伐時，傾誠向義，至欲解兵出洋，而畏父之威，不敢出諸口，其富於國家思想，實爲舊軍人所罕見者也。吾人以爲張氏方在壯年，今後儘有創造新生命之希望，故更舉奉軍創造之歷史，喚起東北將領之注意，使知封建式的武力集團，有害於國家，無利於個人，實斷斷不容於今日之時代。竊願張部有識有志之士，體念張氏愛國家，識大體之美德，相與互勉，脫除私軍之性質，期成國家的干城，則是東北軍亦創一新生命也，寧非下野之張氏所樂觀厥成者乎？

（錄三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宋院長的經驗

古北口於十一晚間不守，我軍在口南新築陣地，迄今保持，還是北平官方發表過的。昨天宋院長在上海談話，否認其事，並說那是『毫無經驗之談』，還眞奇怪！

本來宋院長是位財政專家，最近在軍事上似乎也得到不少的經驗。試看他於二月十九日還在承德演說：『華北地勢，全恃熱河爲屏障，保熱河即保華北……頃來承德，觀察形勢，更感熱河之重要』，而承德一經不守之後，便又發表談話，說是本來預計，祇能抵抗十天或一禮拜，要不是有經驗，能夠這樣預料嗎？承德可丟，難道古北口不能丟，這與經驗何傷？

中國的事，就壞在大家不說眞話，而要人們動輒發表欺騙民衆的意見，尤爲使民衆不能信賴政府的大原因。宋院長從前在財政部，祇接見外國記者，祇用英文發表聲明書，所有表示都是很正確而有信用的。自從代理行政院長以後，未能免俗，常常用中文在中國報發表意見，屢次叫人們有『失言』之感，這是很可遺憾的事，也許是經驗的關係吧？

（錄三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短評）

◇　◇　◇　◇　◇　◇

外交對策不容一步放鬆

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大會所通過之報告書，因日本之拒絕接受，致使其建議部份中之談判委員會無法產生。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大會重開，主席伊曼，乃提出一決議草案，經大會正式通過。該決議案中所包含之要點，有如下列：一，大會對於中日爭議之發展，不能坐視：二，大會應通知簽署或同意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之非會員國家，告以大會希望彼等贊助報告書中表示之意見，於必要時與國聯會員國，採取必要之一致行動與態度，盡力便利遠東情勢之奠定：三，大會決定指派顧問委員會，邀請美俄參加

，注意今後情勢，協助大會遂行其在盟約第三條第三項之職務，並協助國聯會員國與非會員國作一致行動，其工作在委員會認為適當之時，應提出報告與提案，大會將繼續開會。此即顧問委員會所由產生之法的根據也。

顧問委員會於二月二十九日成立，第一次會議，除起草邀請美俄參加之請柬外，並討論英代表外次伊頓請各代表單獨考慮之輸出軍火至遠東問題。結果美俄請柬，即於當日由秘書處發出：禁運軍火問題，決定向其他有關係各國政府接洽。此即顧問委員會成立以後之經過，迄於今尚未聞有續開會議之確期者也。

吾人既已檢查國聯大會今後之任務：與夫顧問委員會發展之經過，今請略述吾人之意見。

吾人以為日本雖拒絕接受報告書，乃至於果真退出國聯，然在相當之時期內（即自聲明退盟日起二年間），終不能不受盟約第十六條之拘束。乃日本於顧問委員會成立之日，對熱河下總攻之令，以舉國之兵力，用最新之軍械，轟炸燒殺從事侵略，未逾旬而下承德，迫長城，此種行動，在國際法上，實已構成實質的戰爭，所缺者，僅一形式的「宣戰」手續耳。夫日本之所以不宣而戰，即係為趨避責任而出之手段，使國聯亦從而認為非戰爭，則不獨適中日人之奸計，吾人亦可請求國聯，對於戰爭兩字下一新定義：否則，國聯即不能不斷然認日本有從事戰爭之行為，援引盟約第十六條而加以處置。況就大會今後之任務而言，中日爭議之發展，已因日軍侵熱而擴大，亦即大會所不能坐視之時。然而返觀日內瓦，則沉寂之空氣，正籠罩於麗曼湖畔而闃然無聲，此吾人所以認為有喚起國聯大會意注之必要也。

復次，大會之第一第三任務，簡言之，即謀協調國聯會員國與非會員國之步趨，以一致之行動，予日本以道義之制裁：然而委員會成立已逾兩週，僅一非公平不澈底之禁運軍火之聲浪，已由強烈漸至於微細：美國雖正式聲明將參加，而未聞代表之派遣：委員會則除一度開會之後，何時復開，迄未得悉：所謂「委員會認為適當之時，應提出報告與提案，大會將繼續開會」者，將益遙遙無期。此又吾人認為有喚起顧問委員會注意之必要也。

國聯對於中日事件，決意採用延宕主義，雖萬變亦不離其宗，觀於顧問委員會主席人選問題，猶在謙讓推諉之中，即可窺見其窘狀。是故吾人以為政府於抗日軍事大計決定之餘，於外交對策，亦不容一步放鬆。

（錄三月十四日北平晨報）

今後之希特勒

國社黨在德國會佔有二八八席以後，希特勒將如何發揮其鐵腕政治？此誠一極有興味之問題也。今請就此事而一論之。

希特勒乃以一奧籍平民而露頭角於德意志之政治舞臺者，方其未組織國社黨之前，且曾犯罪入獄，故歐美之政治家多輕視之；又以其主張打倒國聯，打倒法蘭西，取銷凡爾賽和約，無條件不付賠款，自動武裝德意志，驅逐猶太人，打倒共產黨，並力詆威馬憲法為不合時宜之廢物，大有一飲而涸大西洋之勢，遂益增其憎惡之念，恒呼之為暴徒，謚之為丑角。實則希特勒絕非暴徒丑角可比，其識見之卓絕，魄力之雄厚，固係一希有之怪傑，徒以見幾過早，每有論列，輒為時人所駭怪，致招暴徒丑角之謗耳

○然此非吾人震於希氏此日之成功而譽之也，良以希氏之主張强半無可厚非，且有若干事實已證明希氏之主張至爲適當，故知其具有卓絕之識見及雄厚之魄力耳。

今希特勒選舉勝利之後，將如何發揮其鐵腕，固有待於未來事實之證明，但有數事，則直可謂已成既定之事實，吾人今惟有拭目以待其發展而已。此所謂既定事實者，約如左述：

(一)威馬憲法將遭修改也。希特勒以威馬憲法爲便於地方分割之憲法，不合德國此時之需要，早有推翻之意，今必努力以爲之，但因目下國社黨猶未能得過半數之議席，故必出於修改之一途。其修改之要點，當不外削弱各邦之權力，以增加中央之權力，希氏雖亦欲求國社黨在憲法上之確實地位，然在希黨未能占絕對多數以前未必不爲他黨所反對也。

(二)對軍備平等之要求必更强硬也。希氏久主張德國軍備必須與他國相等，屢攻擊巴本施萊轍之軟弱外交，柄政之後，所以未即改絃更張，實因選舉問題尚未解決自身地位亦未穩固之故，今自身地位已固，自當用極强硬之手段以貫澈其主張矣。

(三)洛桑協定將成爲廢紙也。洛桑會議閉會之際，希特勒力主無條件取消賠欵之說，巴本大爲所動，乃亦宜言『德國不能再付一勞尼』；既而巴本牛頓簽字承認再付三十億馬克，希特勒即極力抨擊其錯誤，且云：『三十億馬克之賠欵協定，六個月之後即并三馬克而不值』，蓋即預料自身將於六個月以內柄政也。今希氏既已柄政且已在國會占將近半數之席數，則其必不準備如期發行賠欵公債，蓋爲不待言而可知之事矣。

(四)德意邦交將日趨緊密也。意大利對法之態度，自前年以來，日益强硬，德國之欲聯意以制法，亦爲既定之事實；第歷任內閣皆以恐遭英法嫉忌之故尚不敢公然結意以抗英法耳。今希氏既得志於選舉，內閣已具不倒之基礎，則德意必於最近期間實行極緊密之結合矣。

(五)德意志之民族主義將日益發展也。去年七月八日；希特勒在巴特托爾茲演說云：『余以爲各中產階級之政黨，於下次歐邦議會改選時，其所努力者，決非爭部長位置或占大多數之勢力，其所求者，應爲恢復德意志民族之靈魂』。又云：『吾人須勿忘前此光榮之德意志，須使以後之德意志成爲無上光榮之所有者。』其所以力排猶太人，且痛惡共產黨，即因猶太人之精神與共產之主義均與民族主義不相容也。現希氏已試揮其鐵腕以排斥反民族主義之一切，將來敢決其必有更辛辣之行動也。

總而言之，希特勒之鐵腕政治，今日行將開始矣，希氏之成功，固即莫索里尼主義之成功，而莫索里尼主義之成功，則爲共產主義之失敗；蓋法西斯主義既深入於德國，共產主義即將爲德國之所不容矣。至德人之所以甯迎法西斯主義而拒共產主義者，殆由於德國之環境使然。無足怪也。

(錄三月十日上海晨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臨平安隱寺同詩社諸子觀唐梅　潭秋

金粉替江山繁華絕尋會陳跡一風湍巧歷坐難對蕞爾臨平鎮遠置有唐載惟存安隱梅繞樹令人愛古香斷囂塵緜蕝表前代弄影寒泉清妝鏡宛然在向風玉盞傾隨雨眞珠碎那憶妃子笑冷眼胡雛猾方春羣陰閉霰雪作澹瀩孤僧坐深林客至強謦欬浮雲任瞬馳世變豈留慨同來多媛彥筆悍風雨快毋忘白蓮游且了驢背債

病院對雪得拔兄于湖詩次均　釋堪

一冬不知寒春半雪初積宵枕飆怒號曉窗旭無力翠微空在望委頓對藥石爛漫肺肝雲臥倩檐冰滌于湖渺千里之子疲行役南朔共皚皚吟髭相映白

三疊前均贈太玄　什公

丈夫肯作可憐兒海闊天空任我嬉把酒萬千都易失索詩一再復安辭古音頗亦酬鸞鶴殘局誰能問犬羆禿盡毛錐耽說劍怪君還有幾分癡

爲金錢孫題梧下定詩圖　拔可

曠懷離世欲何言詩卷桐陰稱閉門老手陶堂疑伯仲外家擇石溯淵源鉥心甘苦非人喻得意文章有我存此事未須援敬禮見聞要使後生尊

壬申歲除重游北都邊訊正棘舊雨星散客次岑寂得纕蘅皖中度歲之作走筆奉和兼示釋戡感何如也　君坦

華鐙流照二毛人北地春歸不當春歲換更憐千劫急國亡寧計一身貧沈吟別館周星語苦憶梁園舊日賓魯酒幽憂消豈得未知懷葛是何民

再題伯兄集後仍用前韵　展堂

議禮曾同魯二生一生低首鄭康成文章何者非經

史憂患終難守弟兄世有夷吾思鮑叔我如山谷失元明提携當案短檠在猶是秋堂風雨橫

壬申除夕 度青

喧天爆竹久收聲不爲官家廢夏正繞夢承平隨歲盡滿心憂患倚杯生年豐誰解農無穀道喪寧論國有盟悶看作癡小兒女分錢賭勝鬧深更

纕蘅寄示癸酉元日詩依均奉和 夔舉

荏苒流光咄逼人屠蘇又度一年春六旬扶健天非薄萬卷供攤道不貧梅訊遠傳煩驛使椒盤粗具讓嘉賓朔方戰士鏖風雪我媿天南作幸民

步均寄和纕蘅癸酉元日之作 幼梅

綿綿遠道正懷人況値殘冬入早春久識名高妨鬼妬從知詩富任家貧撫松荒徑思歸里翦韭清宵或款賓多少公家事料了蕭然仍是一閒民

旅平雜感 子威

暫寧喘息憶遼東戰伐聲中歲又終驥櫪漸銷千里志鵲巢祇測一年風微茫漢月胡沙白破碎秦關野火紅易水衣冠人不見空餘貫日衣冠紅

殘棋歛手送年光蓐地諸生又捲堂地氣逐金今歇絕兵機虞虢太譸張烏棲城闕迷雙鳳馬蹴河冰覲白狼天險盧龍誰得寶榆關西北一夫當

近來燕市酒人稀況値冬寒鎮掩扉馳道塵迷愁馬阻鬘枝風撼迫鴉飛藏書久已亡三篋胡騎頻聞獵一圍汐社主盟皐羽去舊時吟侶更全非

明歲平頭六十人今年臘盡始回春高飛豐滿羣離羽自舞氋氃老鶴身此地還餘妻子我有詩相伴影形神全家烽火都經過久戀長安覺更親

江行口號 纕蘅

不是衡寒愛出城城中眞恐損詩情扁舟又逐鷗羣去自愛寒江打槳聲

塞垣春 題周夢坡丈漁洋手書詩稿 楡孫

詩自中聲止論大雅新城起宦情蟬翼詩編蠹尾無限吟思有紅橋禊飲風流事抒舊感騷人旨賸當年留眞稿吉光洵許珍秘 今有弁陽翁吮詞翰蕙情蘭思愛好守眞傳得談龍名理想神光直與潛今還傾慕置身承平世名作數前代此詩能有幾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校靖康要錄跋

此書一名孝慈淵聖皇帝要錄。始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爲書五卷。云所記自欽廟潛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文獻通考同。文淵閣書目不著卷數。僅注云二册。四庫著錄本爲十六卷。然檢浙江採進遺書錄。載此書寫本三册不分卷。近人適園張氏藏書志載明代旋松書樓鈔本乃祇二卷。其卷數多寡。乃相懸如此。殊難索解。近時陸存齋得舊鈔十六卷本。刊入十萬卷樓叢書中。自爲之序。頗疑陳氏所見五卷者。乃別是一本。以其紀事起訖既別。多寡又殊也。第予攷適園所藏明鈔二卷本。有錢綺子文跋。其述此書起靖康元年正月。迄二年四月。與十六卷本固無以異。則相傳實祇此一本。展轉沿襲。遂有二卷五卷十六卷及不分卷之殊。標名亦有或作靖康。或作孝慈淵聖皇帝之異耳。四庫提要謂此書。記事具有日月。載文具有首尾。決非草野之士不覩國史日歷者。所能作。意必乾道元年。洪邁等撰進欽宗實錄成書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此編。故以要錄爲名。陸氏存齋、亦以書名全載諡法廟號。可斷爲實錄節本之證。按直齋言、迄靖康元年十二月、攷其時二帝尚未至虜營、至二年正月以後、虜毁汴京、立張邦昌、二帝及后妃宗族北去、此皆一代興亡大事。既以要錄爲名。不應城破以後。忽然中止。意陳氏所見。或不完之本也。以余觀之。此書載當時章奏。特爲賅備。文字多有他

書所不見者。即以蜀人章疏論之。如馮澥采公論榜朝堂論王安石學術兩疏。爲宋史及北盟彙編所未載。其紀述詳贍。本末燦陳。尤非孤臣泣血南渡竊憤諸錄。詭名以竦觀聽者。可同日而語。提要及陸氏謂撮節實錄而成。要爲近之。若其撰人時代。余別有說。

辛未夏。於廠市魏笙甫許獲舊寫本藍格竹紙。十二行。二十字。鈔手不工。竟體皆以朱筆點勘。余以其闌格及字迹審之。定爲蕭山王氏十萬卷樓寫校之本（余別藏有鈔本松漠紀聞、吳中舊事、中吳紀聞、三種、竹紙闌格、皆同此式、有蕭山王氏十萬卷樓藏書朱印、末有王宗炎手跋。可以互證）也。

全書亦分十六卷。與陸刻本正同。因取以對勘。披卷檢視。其次第即判然各異。陸本分卷。大率以文字篇葉相等爲度。王本則卷一終元年正月。卷二終元年二月。以下遞推。每月爲一卷。至二年四月。凡爲月十有六。分卷亦適爲十有六。余謂此每月爲卷。與官修書體式正符。亦可爲從實錄撮緝之明證。意當時舊第必如此。後來取篇葉勻稱分卷。皆出於後人之妄析耳。至其文字奪誤。賴王本補正。凡二千八百四十六字。茲取其殊尤者。錄如別紙。凡單詞隻字。不暇舉焉。考存齋自序言鈔帙譌奪。幾不可讀。以家藏三本讎校。更取三朝北盟彙編。長編紀事本末。宋史全文。及陳均九朝編年備要。李埴十朝綱要諸書互勘。增補數百字。改正數千字。然後付梓。今以王本証之。其補正之字。出於所校外者。又不可勝計。以此知王本之可貴。端在舊第未改。故其訛舛不至如後來沿襲紊亂之甚。昔人謂古書必求舊本。其卷第未經後人改併者方爲可據。其言良可味也。至撰書之人。自直齋書錄即不著其名氏。浙江採進遺書錄言据卷末五月一日今上即位一行。疑爲高宗時人。適園明鈔本錢綺跋亦同。錢氏又据東都事略欽宗紀載孝慈淵聖皇帝尊號。乃康王即位時所上。至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告喪。方定廟謚。今此書稱尊號而不稱廟謚。當爲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所作。已而知其說未爲愜當。又爲之說曰。其時實錄尚未脩定。或是即藁本撮舉節目而成。余謂此說非也。觀其排比月日。件繫文字。時事源流。翔實可據。與日錄時政記相類。苟非當時士夫所親記。即是後人依據實錄以成書。至其標題靖康著書、

人用本朝年號。固多有之。陸氏疑直齋貴與皆宋人。不應改靖康之目。殊爲拘滯。卽別題孝慈淵聖之稱。亦或出於臣工悲憤之忱。故沿用尊號。以志思慕。固不必執此以斷撰述之出於何時也。顧余竊有所疑者。徐夢莘撰三朝北盟彙編。其自序在紹熙五年。其記欽宗一年之事。搜采遺聞。不遺餘力。今檢其引用書目。凡涉及靖康時事者。如朱邦基之靖康錄。沈良之靖康遺錄。李綱之靖康傳信錄。鄭望之之靖康城下奉使錄。孫偉之靖康野史。何烈之靖康小史。多全篇收入。卽不知撰人之靖康要盟錄。靖康事纂。靖康小雅。靖康皇族陷虜記。靖康總載。靖康小錄別錄。亦蒐事甄采。可云網羅宏富。鉅細靡遺矣。乃獨於此煌煌鴻著。首尾完具者。乃無一語見錄。殊乖事理。余因此推之。撰書之人。必在紹熙以後。其時實錄固已告成。朝士可得寓目。有志者。追維虜禍。發憤而成此編。以爲和戰紛紜。因循誤國之炯戒。其載今上卽位。標題尊號。皆沿實錄之舊稱。皆無庸斤斤爲之致辯者也。

余校勘既終。綜靖康十六月之事觀之。未嘗不悄然而深悲。怫然而憤怒。蓋自古亡國之慘。被禍之烈。未有加於此時者也。然推其禍敗之源。則由和戰不決。甚之而用人不當。黨爭不息。又其次焉耳。方宣和之末。金人大舉入寇。欽宗倉皇受禪。甫十日而虜已渡河。道君星夜南奔。賴擢用李綱。任以守禦之事。僅得支持圍城三月。議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鎭。及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以和。及勤王兵至。頓悔前議。轉思用兵。迨姚平仲刧寨不克。又罷李綱以謝敵。遣宇文虛中王球往來議款。仍割三鎭。質肅王。凡先後一月餘而圍乃解。自解圍之日。以迄金人再至。其時相距。尙有八九月。宜足以從容措置矣。乃觀其政地。則所用者爲李邦彥白時中吳敏張邦昌徐處仁唐恪何㮚陳過庭等。庸懦浮薄之流。盈庭爭論者。汲汲於黜責蔡京父子。及誅竄政宣誤國奸黨閹豎。枝蔓牽引。黨同護異。喧呶不休。其賢士大夫持正義者。亦祇知論除黨籍。正學術。復詩賦禁字說。襃卹元祐諸臣。罷王安石配享。當時有不理礮石只理安石。不論肅王只論舒王之諺。（時人譏吳敏。有十不管之謠。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學。不管防秋。却管

春秋。不管砲石。只管安石。不管肅王。祇管舒王。不管燕山。祇管孫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祇管立太子。則一時之輿論可知矣。及七月以後。粘罕已起兵南向。而朝廷方且擢用胡安國。徵隱士尹焞。焦定爭論東宮官之廢講孟子。二年正月四日。汴京已破。時使蕭慶入城。就都堂聽講月令洪範。與此事遙相映照。可錄入古事比。崇任楊時以師表太學。蓋中樞非人。粉飾承平。當國步瀕危。猶欲從容而談治理。譬如癰疽已潰。而欲刀圭一酌。收效須臾。奪可得耶。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新民縣志十八卷

民國十五年知事李仙根王寶善王煜斌修、邑人張博惠纂、有民國十三年張博惠、十四年王寶善自序、邑人王迺斌序、十五年知事王煜斌序、李仙根直隸人、民國八年任、王寶善錦西人、十三年任、王煜斌盤山人、十五年任、

卷一地理、(疆域、沿革、經緯度、晷刻、氣候、界址、面積、地勢、山脈、河流、)卷二區劃、(區村、戶口、田畝、城鎮、集市、)卷三建置、(公署衙門、處所、獄場、自治會、局卡、祀典、)卷四財賦、(國稅收入、縣署經費、地方欵收入、地方欵支出)卷五實業、(農會、農業、林業、商業、工業、)卷六教育、(教育公所、學校簡明表、報館、)卷七交通、(鐵路、陸路、航路、津渡、橋梁、馬路、郵電、)卷八宗教、(基督、天主、天方、黃教、釋教、道教、)卷九交涉、(日、英、法、)卷十慈善、(醫院、局所、流寓、義賑、)卷十一風俗、(民風、歲時、婚嫁、喪葬、雜禮、神道、)卷十二兵事、(駐防、駐紮、客

北平故宮遼寧

案王迺斌序、李廉白(仙根)大令、始倡修志之議、而縣椽趙君慶鏞主之、王煥然(寶善)繼長吾邑、復賡續而擴充之、延耆儒張君韻芝(博惠)總司纂訂、條流固粗定矣、邑宰王憲章(煜斌)復有取於衆議、分類裁定、而邑志以成、是志修志姓氏、祇列王寶善、

兵、中東戰役、拳犯之亂、日俄戰役、）卷十三人物、（薦紳表、勳舊、循良、忠勇、孝行、鄉賢、鄉型、義舉、藝術、）卷十四列女、（列女表、賢孝、貞節、）卷十五藝文、卷十六物產、卷十七古蹟、（城、塔、臺、津梁、祠廟、廠站、衙門、墓、）卷十八雜志、（書、記、災異、祥瑞）

黑山縣

黑山縣志

案光緒二十八年設鎮安縣、民國三年改黑山縣、

彰武縣

彰武縣志

法庫縣

法庫縣志

案光緒三十二年設法庫直隸廳、民國二年改縣、

新賓縣

興京縣志十五卷

民國十四年

知事蘇顯揚修、邑人蘇民等纂、

遼寧

案光緒三年改興京理事通判爲撫民同知、宣統元年升府、無附郭縣、領縣四通化懷仁輯安臨江、民國二年裁府改縣、十八年改新賓縣、

	新賓縣志				
通化縣	通化縣志四卷	民國十六年 知事李春雨修、邑人邵芳齡纂、有民國十六年李春雨邵芳齡自序、 李春雨鐵嶺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民國十四年任、	卷一土地志、（圖、建置、疆域、經緯、城市、山川、險隘、祠宇、古蹟、名勝、田賦、物產、）卷二人民志、（耆舊、科舉、學校、賢鄉、鄉宦、鄉紳、義勇、節烈、孝友、公益、方物、流寓、自治、戶口、兵事、風俗、宗教、慈善、僑民、）卷三政治志、（官署、教育、警甲、實業、交通、區村、公欵、政蹟、名宦、）卷四藝文志、	北平故宮遼寧	案李春雨序、居嘗深以縣志闕如爲憾、嗣得潘再前任茂蓀公（德荃）通化縣志遺稿若干篇、裒集而增修之、潘德荃宜興人、宣統二年任、
桓仁縣	桓仁縣志				案光緒三年設懷仁縣、民國二年改桓仁縣、
輯安縣	輯安縣志				
臨江縣	臨江縣志				
長白縣	長白縣志				案光緒三十二年析臨江及吉林長白山麓地設長白府

、無附郭縣、領縣二安圖撫松、民國二年裁府改縣、

安圖縣志十卷

宣統二年

知縣劉建封修、吳亞元纂、有劉建封自序、又元瑞序、

卷首序、目錄、凡例、聖蹟、東方寫本聖武、聖訓、聖翰、卷一圖、沿革表、道路表、山水表、部族表、會總表、戶口表、物產表、各國人游歷姓名表、卷二象緯考、沿革考、區域考、長白山考、群山考、水考、物產考、卷三墾務志、食貨志、市廛志、稅捐志、學堂志、巡警志、林政志、兵衛志、遷旗志、風俗志、礦產志、韓僑志、卷四列傳、忠義傳、孝義傳、一行傳、流寓傳、釋老傳、列女傳、卷五六大事記、金匪記、歸化記、會防記、匪亂記、設治記、郵電記、路工記、藝文記、古蹟略、備考、

案是志序無年月及撰者姓氏、查志內會總表、至宣統二年止、是宣統年間志書、又據劉建封序、知是劉建封修、吳亞元纂、劉序十卷、後又改作六卷、茲據改本、

凌霄一士隨筆

同治朝，恭王奕訢，兩受挫抑，一在乙丑，太后方垂簾聽政，一在甲戌，則爲帝親政時。翁同龢李慈銘日記，於此均有記述，深裨談故，爲摘錄之。

乙丑之事，同龢三月初五日日記云：『是日召見倭周瑞三相國，齊小雲，吳竹如，王小山，殷譜經，桑白齋，朱桐軒，不知緣何事。』慈銘是日日記云：『聞是日召見芝翁（按大傺士周祖培也，商城人。）及瑞芝生協揆，朱桐軒太宰，吳竹如少農，王小山少寇，桑柏齋殷譜經兩閣學，以講官編修蔡壽祺疏劾議政王，攬權納賄，議政王欲逮問之，兩宮怒甚，垂淚諭諸公，以王植黨擅政，漸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諸公莫敢對。太后屢諭諸臣：「當念先帝，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議。」商城頓首言：「此惟兩宮乾斷，非臣等所敢知。」太后曰：「若然，何用汝曹爲？異日皇帝長成，汝等獨無咎乎？」商城又言：「此事須有實據，容臣等退後詳察以聞。」且言：「請與倭仁共治之。」太后始命退，諸公流汗沾衣。外間藉藉，皆言有異處分矣。』

同龢初六日云：『是日刻抄，召見軍機大臣。又聞有倭中堂起。傳編修蔡壽祺到內閣，令其覆奏。』初七日云：『是日召見前所派八人，（桑白齋入闈，僅七人。）有嚴旨責議政王專擅狀，免政府，退各項差使矣。』初八日云『先是，日講起居注官編修蔡壽祺劾奏各路統兵大臣督撫冒功摽掠狀，（共八條。）摺未下。越數日。復疏劾恭親王攬權納賄徇私驕盈等欵。上召見大學士等八人，命查辦。次

日，傳蔡壽祺遞供。壽祺具疏，無實據，但稱風聞。疏中仍保朱孫詒賈臻張集馨王拯諸人。越一日，大學士等疏言：蔡某所參無實據，惟恭親王致招物議，請裁減差使。疏入，奉硃筆諭，內廷王大臣同看。』慈銘初七日云：『芝翁來談，頃議恭親王事，以皇太后朱諭見示，有「妄自尊大，目無君上」之語，誦之懍然。王年少不學，闇於大體，積嫌蒙釁，遂取嚴譴，然以親賢重寄，決裂至斯，宜乎兩宮流涕，朝野駭愕。國家多故，殆非福也。蔡壽祺疏斥王驕盈貪墨，貨賂公行。昨日倭公等八人會議於內閣，召蔡質正其事。蔡惟指出薛煥劉蓉二人，餘不能指實。今日諸大臣覆疏上，太后已先作詔以待，遂召見諸公，諭曰：「詔旨中多有別字及辭句不通者，汝等為潤飾之。」芝翁添入「議政之初，尚屬勤慎」八字。太后又諭曰：「此旨即下內閣速行之，不必由軍機。」遂下詔。：：：倭公等受詔出，始召見樞臣文公等三人。今年氛翳彌旬，太白晝見，元象示警，殆非偶然，或者謫見於天，固緣偪上，今茲已應，庶無後憂，雖於國體有傷，猶為斯民之幸。若蔡壽祺者，久滯詞曹，素無士行，行險僥倖，小人之尤耳。』

同龢初九日云：『昨日惇親王疏言：議政王以言語獲咎，尚無別項昭著劣跡，遽予罷斥，恐失中外之望，請飭廷臣集議。是日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議於內閣。軍機大臣傳旨：「朝廷用舍，一秉大公，從諫如流，固所不吝，但使諸臣為之力請，亦可俯從。」而本日召見之倭周瑞萬基朱吳諸公及豫肅兩王傳旨，與昨日又相逕庭。文祥述上意，吳廷棟駁之甚力，倭相亦以為不可，於是議者無所適從，紛紜不止，遂罷而去，定十四日再議。』慈銘初八日云：『是日惇親王上疏言：恭親王事屬曖昧，徒以語言小失，驟予嚴懲，情狀未明，無以昭示天下。皇太后遂諭孚郡王及樞密文李曹三公，傳諭王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明日於內閣會議，以惇王疏及蔡壽祺

原疏並發閱視，且令文公等述所受旨云云。蓋天怒已回，眷顧未替。內中多事言恭王將復輔政，是非小臣所敢知矣。芝翁來請，夜談甚久，爲此事也。」初九日云：『是日兩宮皇太后召見倭周兩相國，瑞協揆，朱尚書，萬尚書青藜，基侍郎基溥，吳王兩侍郎，殷閣學，及樞密三公。太后諭倭公等九人：「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復用」曰：「即如載齡人材豈任尙書者？而王必予之。」又曰：「惇王今爲疏爭，前年在熱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爲我平決之。」而諭樞密則曰：「若等固謂國家非王不治，但與外廷共議之，合疏請復任王，我聽許焉可也。」諸臣至內閣，各述所受旨，則大異。是日押班者爲鍾郡王，乃各引王爲證。王言：「固皆聞之。」諸公相顧色然，不成議而退。竊揣兩宮之意，銜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復用，中旨決然，徒以樞臣比留，親藩疏請，驟易執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屢黜宗臣，又慮解天潢之體，攻訐出自庶僚，參治未明罪狀，刼於啟請，慙於改更，欲藉大臣以鎮衆議，且王夙主和約，頗得夷情，萬一戎狄生心，乘端要刼，朝無可倚，事實難圖，故屢集朝臣，審求廷辨，冀得公忠之佐，以絕二三之疑，而詘詘者方且阿旨依違，私心窺測，惟求保位，誰復憂公？至令任姒之賢，絲綸之重，隨人改易，無所適從，乃猶歸過君親，以爲寡斷，是可流涕者矣。」

同龢十四日云：『是日內閣集議，未知何如也。昨日奉旨：醇郡王及降調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各摺與惇親王摺一併議奏。」慈銘是日錄旨，注云：『聞皆爲恭邸陳請也。』

同龢十五日云：『昨日集議，醇王摺極言恭邸之材爲政府所不可少。王少和則云，宜宥其前愆，責其後效，並舉倭仁曾國藩可勝議政大臣之任。孫翼謀亦謂王有翊贊之功，且慮宦官漸將用事。三摺同發。倭相國出疏稿，仍云可置勿議。衆皆默然。肅王亦出稿示羣公，略言：「誠如惇親王等奏，宜加錄用。至如何加恩之處，出自聖裁。」多翁然以爲是。於是倭相國削前稿，凡四

易稿而成，與肅王疏無異矣。軍機大臣名列於倭相摺，廷臣中從肅王議者七十餘人，而都察院宗人府別有摺，殷兆鏞潘祖蔭單銜摺，其餘有無單銜，不能詳也。」

疏既上，奉諭：『恭親王著即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此後惟當益矢愼勤，力圖報稱，用副訓誨成全至意。』對於給事中廣誠等疏內所稱「廟堂之上，先啓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等語，諭謂其「持論固屬正大，而於朝廷辦理此事苦心，究未領會」，而詳爲解釋焉。一月後復諭：『恭親王著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復「議政」名目，以示裁抑。』雖仍獲領袖樞廷，權勢視爲議政王時則殺，西后集權之作用也。

劉蓉於蔡壽祺指爲「夤緣」，覆奏一疏，詞甚伉厲，謂：「凡夤緣者必其平日榮于寵利，不勝歆羨戀慕，思一得之以快其意，然後喪其本心，捐棄廉恥，爲乞憐昏夜驕人白晝之行，故凡小廉曲謹之士，粗知自愛，即有所不屑爲，不必過人之識量而後能之也。臣雖愚陋，其于希榮慕祿降辱身志之事，往往不待禁戒而自絕于心，蓋其自治尙有精于此者，而此特其粗節，乃蔡壽祺以不肖之心，肆情造謗，惟所欲言，直欲厚誣天下，謂無復有粗知廉恥之人之事，則何其情之悖也！」並請放歸田里。同龢五月朔日記云：『見劉蓉申辯摺稿，詞氣激昂。』曾國藩是月日記云：『劉霞仙所作辨蔡壽祺一疏，置身甚高，辭旨深厚，眞名作也。』又八月日記云：『閱邸抄中見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調。如此名奏議，而反以獲譴，頗不可解。』又家書云：『霞仙得降調處分。其辨誣一疏，不愧名作，不料竟以獲咎，可慨耳。』蓉以候選知府超任川藩，旋遷陝撫，實爲不次之擢，而疏中語氣，若有夷然不屑之概，不免觸忌，故上諭以「有乖敬愼」責之也。（降一級調用，既而復使留任，後以軍事獲咎去。）

鄉舍一夜

英國鄧山尼爵士著
窘羊譯

人物：

斯考福太斯克（大爺），一個淪落了的上流人。

威廉窘斯
阿貝多瑪　}海外經商的水手
約苛史密

僧人一

僧人二

僧人三

神

幕啓，景爲鄉間一所房子裏一間小屋。約苛史密和威廉窘斯在談話，福太斯克大爺在讀報。阿貝多瑪坐得離他們遠一點。

約苛　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威廉　我也不知道。

約苛　他還要叫我們在這兒呆多久？

威廉　我們已經在這兒呆了三天啦。

約苛　連個鬼也沒見。

威廉　他租這店花我們不少子兒。

約苛　這店他租多久？

威廉　他幹的事誰也不清楚。

約苛　眞夠悶的了。

威廉　大爺，這店你租了多久？（大爺依舊讀他的游戲新聞，好像沒聽見人問他話。）

約苛　他眞是位大爺！

威廉　可是眞聰明，我敢說。

約苛　聰明人才頂會惹麻煩。他們的計劃倒是挺聰明，可是他們不能動手，動起手來把事情弄得比你我弄得還遭。

威廉　呵！

約苛　我不喜歡這地方。

威廉　爲什麼？

約苛　我不喜歡這地方這樣子。

威廉　他叫我們呆在這兒因爲那三個黑鬼不會找到這兒來，那三個追我們的和尙。可是我們要出去趕快賣我們的紅寶石。

阿貝　完全廢話。

威廉　怎麼，阿貝？

阿貝　我在哈爾已經把那三個黑鬼溜開啦。

威廉　你給他們溜開啦？

阿貝　溜開啦，三個全叫我溜開啦，那三個額上有金點兒的和尙。那時候我拿了寶石給他們溜開啦。

威廉　你怎麼做的，阿貝？

阿貝　我拿了寶石他們追着我……

威廉　誰告訴他們你拿着寶石的？你又沒給他們看。

阿貝　沒有……可是他們好像知道的。

約苛　他們好像知道？

阿貝　是的，他們知道是不是你拿着。你瞧，他們好像是偷偷跟着我，我告訴巡警可是他說：呵，那不過是三個黑人，不與我相干的。哼！我想起他們在瑪爾他怎樣治可憐的老吉姆的——

威廉　對啦，還有在我們未動身之前在邦倍的喬治。

約苛　啊！

威廉　你爲什麼不把他們交給警察？

阿貝　那寶石怎麼辦呢？

威廉　眞的！

阿貝　你瞧，我的辦法好多了。我在哈爾來來回回地走。我慢慢地走。後來走到一個街角我就撒腿跑了，我一遇轉灣的地方我就拐，可是有時我又故意放過一個逗逗他們。我像個兎子樣地竄。末了我坐下等他們，他們再沒有到。

約苛　什麼？

阿貝　那三個額上貼金的黑鬼再沒趕到，我把他們溜開啦。

威廉　幹得眞好，阿貝。

約苛　（舒了一口氣）。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們？

阿貝　他不肯聽人說。他有他自己的計劃，以爲我們都是傻子。什麼事都得照他的話做。可是事實是我把他們溜開的。要沒有我把他們在哈爾溜開他許早吃了他們一刀啦。

威廉　你幹得眞好，阿貝。大爺，你聽見了嗎？阿貝把他們溜開啦。

大爺　我聽見了。

約苛　那麼，你有什麼意見？

大爺　呵……幹得不錯，阿貝。

阿貝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大爺　打算等下去。

阿貝　不知道他等什麼？

約苛　這地方又討厭。

阿貝　這眞傻呢，威廉。我們的錢全完了，我們得去賣那塊寶石。我們上城裏去吧。

威廉　可是他不肯去。

阿貝　那我們就扔下他。

約苛　我們只要躲開哈爾就不要緊了。

阿貝　我們上倫敦去。

威廉　可是他該得他那一份。

約苛　那好辦。且走要緊。（向大爺）我們要走了，你聽見嗎？把那塊寶石給我們。

大爺　當然。（他從內衣口袋裏掏出那塊寶石給了他們！這寶石有個小鷄蛋大。他依舊讀他的報。）

阿貝　走呀，約苛。（阿貝與約苛下。）

威廉　再見，老夥計。我們會把你該得的一份給你的，可是在這兒的確無聊的很—又沒有女人，又沒有酒館，再說我們得去賣那寶石。

大爺　我不是傻子，威廉。

威廉　不，當然不是。你當然不傻，你還給我們幫了很多忙。再見。你說句再見好嗎？

大爺　呵，好。再見。「依舊讀他的報。威廉下。大爺掏出一把槍放在身邊桌上，還是讀報。待了一會那三個人又冲了進來，驚惶萬分。」

約苛　（上氣不接下氣）。大爺，我們回來啦。

大爺　你們回來啦。

阿貝　大爺……他們怎麼找來的？

大爺　走來的，當然是。

阿貝　可是八十哩路啦。

約苛　你早知道他們來了嗎，大爺？

大爺　正算的他們這時候到。

阿貝　八十哩啦！

威廉　大爺……我們怎麼辦呢？

大爺　問阿貝。

威廉　他們既然能找到這種地方來，除了你沒有人能救我們了，大爺……我一向知道你是個聰明人的。我們再不做傻子了。大爺，我們聽你的。

大爺　你們全够勇敢够有力氣的。敢從一個神像頭上偷他的紅寶石眼珠的人眞不多，尤其是

從那麼面目猙獰的神像，在那麼一個夜裏。

威廉，你們全够勇敢。可是你們三個全是傻子，吉姆不肯聽我的計劃，他現在上那兒去啦？還有喬治。他們怎樣治了喬治？

約哥 別說啦，大爺。

大爺 你瞧，你們的力氣於你們沒有用了。你們需要智慧；否則他們就要照治吉姆和喬治樣來治你們了。

全體 啊！

大爺 這幾個黑和尚要追着你們追徧世界。一年又一年，直到他們得到那神眼爲止。如果我們這輩子逃了，他還要追我們的子孫。那個傻貨以爲他在哈爾轉了三條街就可以從這種人手裏跑掉了。

阿貝 有天爲證，你也沒有逃出他們手裏，他們已經到了這兒了。

大爺 正是我料到的。

阿貝 你料到的？

大爺 對啦，大概報紙上沒有登這事。可是我特爲租這所鄉居來接待他們的。這裏有的是地方可以埋掘，這房子地位又好，尤其重要的是這附近全很僻靜。我今天下午就是在家候他們。

威廉 哈，你這人眞猜不透。

大爺 記着，現在就只有我的智慧替你們隔着死了，你們不要再拏你們那些白費的主意來阻撓一個受過教育的上流人的計畫。

阿貝 你如果是個上流人，你爲什麼不去找上流人倒跑來和我們混？

大爺 因爲我比他們聰明太多了就跟比你們聰明太多一樣。

阿貝 比他們聰明太多了？

大爺 我一生賭錢沒有輸過。

威廉 你沒有賭過一次？

大爺 只要眞賭得有錢。

威廉 得啦！得啦！

大爺 要打一牌試試嗎？

全體 不用，您哪。

大爺 那麼照我的話做。

威廉 好吧，大爺。

約哥 我剛才看見了點什麼。我們放下窗簾來好嗎？

大爺 不用。

約哥 什麼？

大爺 不用放窗簾。

約哥 呵，好吧。

威廉 可是他們看到我們啦，大爺。我們不該叫敵人看見我們。我不懂爲什麼……

大爺 你當然不懂。

威廉 好吧，大爺。(全要拔出槍來)

大爺 (把他自己的收起)。不用槍。

阿貝 爲什麼不？

大爺 因爲我招待客人不要太吵鬧。我們待會也許有幾位不速之客來。刀子就又當別論了。(全要拔刀。大爺做手勢告訴他們此刻還不用拔。大爺已經收回了那塊寶石。)

威廉 我想他們來了，大爺。

大爺 還沒到呢。

阿貝 他們什麼時候到？

大爺 等我多會完全預備好了接待他們的時候。決不會到早了的。

約哥 但願趕快過了這一關吧。

大爺 是嗎？那麼我現在就接待他們吧。

約哥 現在？

大爺 對啦。聽着。你們得看我怎麼做怎麼做。你們全假裝走出這屋——我來教你們怎麼來

。我拿着寶石。他們看到就我一人就要來弄這神眼。

威廉　這樣子他們怎麼看得我們誰拿了寶石。

大爺　這我不知道，可是他們好像知道的。

約苛　他們進來了你怎麼做？

大爺　我什麼也不做。

約苛　什麼？

大爺　他們會爬到我背後。於是我的朋友們，約苛，威廉和阿貝，把他們溜開了的阿貝，就要盡他們的力了。

威廉　好吧，大爺。你相信我們吧。

大爺　你們只要慢一步，你們就要看到吉姆臨死時的好戲重演一遍了。

約苛　別說了，大爺。我們管包誤不了事。

大爺　那好極了。現在看着我的。（他走過窗前到右門。他把門向內開開，藉了那扇門的遮護他跪了下去把門關上，人還在裏面，可是外面看彷彿已經出去了。他對別人做手勢，他們表示懂了。他又用原法裝作走回來。）

爺　好，我背對着門坐着，你們一個一個地從那門出去，得叫我們的客人看得出來你們都走了。爬低些穩當點，千萬別讓他們在窗外看見了。（威廉裝作出去了。）

大爺　記着，不要用槍。警察的耳朵是出名的尖。（約苛和阿貝照威廉樣做，三人全伏在右門內。大爺把寶石擱出放在身邊桌上。他抽上一根烟。後方的門很慢很慢地開開，你幾乎說不清牠從何時開起的，大爺又拿起報來。一個印度人在地上蠕延地爬過來，總用桌椅遮着身。他向左方大爺爬去，三個水手在右方。約苛和阿貝探身欲出，威廉把他們拉住。一張大沙發遮住他們叫那印度人看不見。那和尚走近大爺了。威廉探頭看看後面還有來的沒有。於是一躍而前—他的靴子早已脫掉—把那和尚刺死了。那和尚本想叫但是嘴叫威廉的左手堵住了。大爺依舊讀他的報。他沒有轉一下頭。）

威廉　（小聲）。只有一個，大爺。我們怎麼辦？

大爺　（仍未轉頭）。只有一個？

威廉　是的。

大爺　等一等。我想想看，（仍然好像專心讀報。）呵，有了。威廉，你回去。我們還得引客人來……預備好了嗎？

威廉　好了。

大爺　好。你看我算死在我的約克州的府上了。你們替我接待客人吧。（他陡然跳起讓窗外至看得見，兩手一伸撲倒在死和尚身旁。）預備好。（他閉上眼。靜默好久。於是門又開了，非常非常地慢。又爬進了一個和尚。他額上有三個金點。他四圍看了看，慢慢爬到他的同伴身邊翻過那屍首打開那攥着的拳頭看看。於是看了看那伏着的大爺對他爬過來。威廉溜到他後面把他刺死了，就和刺死上一個一樣，用手堵着他的嘴。）

威廉　（小聲）。才只兩個，大爺。

大爺　還有一個。

威廉　怎麼辦？

大爺　（坐起）。唔！

威廉　我瞧這法子不錯。

大爺　費話。一齣戲決不可演兩回。

威廉　為什麼？

大爺　再來就不靈了。

威廉　那麼？

大爺　有了。阿貝，你裝作進屋來。我告訴過你怎麼做了。

阿貝　好。

大爺　你跑到這兒來在這窗口和這兩人打。

阿貝　可是他們都……

大爺　不錯，我的聰明的阿貝，他們都死了。可是我和威廉可以叫他們復活……來呀。（威廉抱着一個屍首的腰舉起來）。

大爺　對了，威廉。（也抱起一個。）約苛，來幫我們。……（約苛上去。）低着點，低着點。約苛，你叫他們的胳臂揮起來。不要露出你自己。好，阿貝，你倒下。阿貝打死了。威廉你同去。約苛，同去。阿貝，不要動。他進來你千萬不要動。一點不要動。（一個人頭在窗外張望了一會。門又啓，第三個和尙賊頭賊腦東張西望地走進來。他看了他的同伴們的屍首轉身望望。他起了點疑心。他拾了一把刀，現在一手一刀，他背倚着牆站着。左右環顧。）

大爺　動手呀，威廉。（那和尙冲門就跑，大爺趕上把這最末一個從背後刺死。）

大爺　朋友們，這一天買賣不壞。

威廉　眞妙，大爺。你這人眞猜不透。

阿貝　天下人再沒比你聰明的啦。

約苛　再沒來的了吧，威廉，還有嗎？

大爺　再沒有了，朋友。

威廉　噯，全在這兒啦。廟裏就只有三個和尙。三個和尙和那個怪神像。

阿貝　値多少錢，大爺？値一千磅嗎？

大爺　値他們店裏所有的東西。我們要多少値多少。

阿貝　那麼我們成全了財主了。

大爺　對啦。尤其妙的是，我們再沒有兒子的。

威廉　我們現在得去賣牠了。

阿貝　這倒不容易。可惜不是小塊的有上他一打。那神像上還有沒有？

威廉　沒有了。他全身都是綠玉的，就只這一個眼睛，長在額頭正中，比天下頂難看的東西還難看十倍。

約苛　我看我們全得感謝大爺。

威廉　眞的得感謝他。

阿貝　如果不是他……

威廉　是的，如果不是大爺……

約苛　他眞猜不透。

大爺　那裏，我不過是懂得料事的秘訣就是。

約苛　你懂得的。

威廉　可不是，我看沒有我們大爺料不到的事。對吧，大爺？

大爺　我想沒有，威廉。我想大概不常有。

威廉　在我們大爺看來，人生也不過就是賭錢一樣。

大爺　不錯，我們贏了這幾個傢伙了。

約苛　（到窗口去望）。我們不能叫人看見他們。

大爺　呵，沒人上這兒來的。這個僻地方就只有我們四個。

威廉　我們怎麼處置他們？

大爺　埋到地窖裏去，不過也不用忙。

威廉　以後怎樣呢？

大爺　當然是上倫敦去鼓動那寶石的事。我們這事幹得眞漂亮。

威廉　我看我們第一件應該做的是請大爺吃頓飯。我們今夜把這幾個傢伙埋起。

阿貝　對。

約苛　就那麼辦。

威廉　我們祝他一杯。

阿貝　好大爺！

約苛　他眞該是個將軍或者宰相什麼的。（他們從櫥中拿出酒瓶等等）

大爺　好，我們總算掙出我們的飯了。（全坐下。）

威廉　（舉杯在手）。敬祝料事如神的大爺康健！

阿貝和約苛　大爺萬歲！

威廉　敬祝救了我們的性命叫我們發了財的大爺萬歲。

阿貝和約苛　好呀！好呀！

大爺　敬祝威廉康健，他今晚救了我兩次命。

威廉　如果不是你的妙計什麼也不行，大爺。

約苛　對！對！對！對！

阿貝　他什麼事全料的到。

威廉　大爺，來段演說。我們的將軍來段演說。

全體　對，演說。

大爺　好吧，先給我點水喝。這酒太厲害，我們的朋友們還沒有下地窖子睡好我不能喝醉。

威廉 要水？好，有的。約哥，給他弄點水來。

約哥 我們這兒不用水的。我哪兒弄去？

威廉 外面園子裏。（約哥下。）

阿貝 此祝光明的未來！

威廉 此祝阿貝多瑪大老爺！

阿貝 此祝威廉窖斯大老爺！（約哥又上，驚怖失色。）

大爺 喂，這是約哥史密大老爺回來了。

約哥 大爺，我想到那塊寶石裏我應有的一份。我不要了，大爺，我不要了。

大爺 費話，約哥！鬧什麼玩笑。

約哥 你拿去好了，大爺，你自己留下吧，只要說一聲那裏沒有我的份兒。你說呀，大爺說吧。

威廉 你想好去告發我們嗎，約哥？

約哥 不，不，只是我不要那塊寶石了，大爺……

大爺 不要再說費話了，約哥。這事我們大家全有份，有一個被絞，大家全被絞，可是他們的腦筋都未見得鬥得過我，再說，這也不至於處絞，他們也拿了刀子的。

約哥 大爺，大爺，我一向都對你得住的，大爺，總是我說！給大爺一個機會。大爺，你把我的一份收去吧。

大爺 你怎麼了？你是什麼意思？

約哥 收下吧，大爺。

大爺 告訴我；你想怎樣？

約哥 我不想要我那一份了。

威廉 你看見巡捕了嗎，（阿貝抽出刀來。）

大爺 不，不用刀，阿貝。

阿貝 那怎麼辦？

大爺 到堂上直供好了，只是不提寶石。我們是受攻擊的。

約哥 沒有巡捕。

大爺 那麼，是怎麼回事？

威廉 快說吧。

約哥 我敢對天起誓……

阿貝 怎樣？

大爺，不要打岔。

約哥 我起誓我看見了一個我不要看的。

大爺 一個你不要看的？

約哥 （哭）。呵大爺，大爺，你收回吧。收回我那一份吧。你說你收下吧。

大爺 他看到什麼了？（全場寂然，只有約哥的泣聲。外面起了步聲。一個面目可憎的神走進來。牠瞎了在摸索着走。他摸到那塊寶石拿起轉到他額上的眼瞠裏去。約哥仍輕輕地哭，別人全嚇呆了瞪着。那神又走出去，這回不摸索了。脚聲漸遠而滅。）

大爺 呵呀我的天！

阿貝 （小孩子似的悲哀的口吻問道）。這是誰，大爺？

威廉 阿貝，就是那個惡神（低聲）從印度來了。

阿貝 已經走了。

威廉 把眼睛拿去啦。

約哥 我們得救了。

台外有聲（一個外路人的聲口） 威廉窖斯先生，頭等的航海家。（大爺一直不語不動，嚇得呆瞪着兩眼。）

威廉 阿貝，阿貝，這是什麼？（站起走了出去。外面呻吟了一聲。約哥跑到窗口去看，驚退若中疾。）

阿貝（低語） 什麼事？

約哥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呵我看到了。（他回到桌旁。）

大爺（輕輕把手放在約哥肩上，柔和地討喜地問）是什麼事，約哥？

約哥 我看到了。

阿貝 什麼？

約哥 呵！

聲 阿貝多瑪先生，頭等航海家。

阿貝 我一定得去嗎，大爺？我一定得去嗎？

約哥（緊挽阿貝） 不要動。

阿貝（走了） 大爺呵！大爺呵！（下。）

聲 約哥史密先生，頭等的航海家。

約哥 我不要去大爺，，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呵（下。）

聲 斯考福太斯克大爺先生，新當的老爺，頭等的航海家。

大爺 我沒有料到呵。（下。）（幕落） 完